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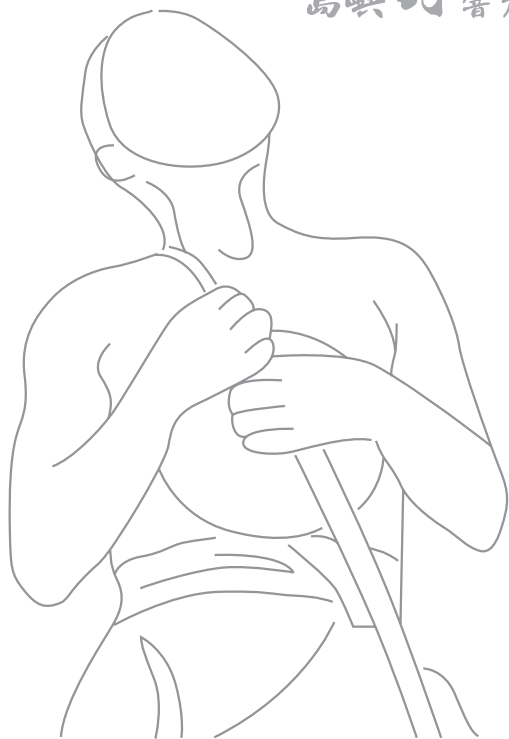
2013 太平洋

The Pacific Poetry Festival

2013.11/6~10

詩歌節

島嶼詩響起 地球村共鳴



序：這時日落的方向是西，戰勝無明，而光自閃爍／陳淑美 | 02

2013 太平洋詩歌節節目單 | 04

詩人讀詩：

腳底泥土香－吳晟、鄭炯明、白靈 | 06

浪人之歌－吳懷晨 | 19

星詩奇／綺想曲－管管、陳育虹、楊佳嫻 | 21

四方的聲音－顧彬、葉汐帆、金尚浩、胡續冬、陳黎 | 30

感情的月曆－蜂飼耳、焦桐、劉春、董恕明、言叔夏 | 49

詩的靈魂絮語－陳義芝、盤妙彬、孫梓評、楊小濱、鍾文音 | 66

圓桌詩會：

每一片浪花都從花蓮開始：向詩人楊牧致敬 | 80


航向斯德哥爾摩：與馬悅然一起頌詩的桂冠 | 92

特別收錄：

2013 太平洋詩歌節演出團體簡介 | 106

2013「瓶中詩」徵詩活動入圍創作 | 112

跋：島嶼詩響起，地球村共鳴／陳黎 | 118



這時日落的方向是西， 戰勝無明，而光自閃熠

一年一度匯集最多國內外詩人之新時代詩歌美學活動——太平洋詩歌節邁入第八載了。今年我們以「島嶼詩響起，地球村共鳴」為主題，邀請國內外優秀詩人與詩評家，以及生活在太平洋東岸多個族群的原住民詩人，匯聚不同創作詩風，開啟民眾「華文」以外不一樣的視野與想像，冀望在悠閒、開闊、自在的空間中，追索、回味詩歌的源頭與特質，用與大海一樣寬闊的胸襟，欣賞、領會這島上，以及海外詩人在詩歌文學所撞擊出的多樣創意與智慧。

為擴大詩文學的公共參與機會，今年太平洋詩歌節除了讓「詩」深入校園及在地藝文空間，更透過異業結盟，以廣播詩、詩牆、詩讀本、詩裝置等等方式，將詩文之美呈現於飯店、醫院、大眾運輸工具等多元場域，全面傳達詩的可親近性與趣味性。特別的是，今年的「瓶中詩徵稿」是以「向詩人楊牧致敬」為主題，廣為徵稿，所有作品第一句以楊牧老師的詩「這時日落的方向是西」為開頭，投遞到松園，再由此出發，將詩的美好散播至城市裡各個角落，讓充滿秋意的花蓮，隨處都能感受詩意盎然的景色。

詩歌節邀請到的詩人們，總是可以為我們的生活添加色彩，字字句句總能直指人心、刻劃我們內在最幽微之處，在詩歌節的氛圍裡，或聽、或看、或回想，都是一種享受。今年非常榮幸邀請與會的海外詩人、學者有：馬悅然（瑞典）、顧彬（德國）、奚密（美國）、蜂飼耳（日本）、胡續冬、劉春、盤妙彬（中國）、金尚浩（韓國）、葉汐帆（西班牙）……等人；國內詩人有楊牧、管管、陳黎、孫梓評、白靈、鄭炯明、吳晟、焦桐、陳育虹、陳義芝、楊佳嫻、董恕明、言叔夏、楊小濱、鍾文音、紫鶻、吳懷農、李錦郁……等人。其中多位詩人，在這個時節，年年回到花蓮與我們重逢，情深義重，至為感荷。另外，表演團體則有親親寶貝詩歌表演班、我們一家人——花蓮縣國小藝文輔導團……等，在精采的表演及詩人們的帶領下，我們所到之處皆能感受到詩意無窮。

今年，仍要感謝來自各方的協助，包括文化部、亞士都飯店、吳景聰文化藝術基金會與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以及贊助本屆詩歌節的施至隆先生與吳明益律師。同時特別感謝政大書城、時光1939、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等協辦「走讀花蓮」系列活動，而中華國小、玉里高中、花蓮女中、花蓮高中、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花蓮高農等則協辦「與課本詩人面對面」活動，衷心地感謝，因為有您們的支持，才能成就如此精采豐富的盛宴。

感謝所有詩歌節的工作夥伴、與會詩人朋友及所有參與者，致力於協助散播詩的種子，讓活動能完美呈現，讓太平洋左岸處處詩響起。2013年，讓我們一起沉浸在詩意裡，創造更多屬於詩的美好記憶。致上我最深切的祝福。

花蓮縣文化局局長

陳淑美

2013 太平洋詩歌節

The Pacific Poetry Festival 11/6-10, 2013

節目單

Wed-Sun

11月6日至11月10日
(星期三至日)

玩詩小棧、手創詩生活、瓶中詩徵件展出、廣播詩

Fri

11月8日
星期五

- 14:30-16:30 【腳底泥土香：親近詩人，親近土地】鄭焯明／吳晟／白靈
【一行詩workshop】紫鵑／黃淑貞
- 16:30-17:10 【午茶間奏曲】演出：阿努·卡力亭·沙力朋安
- 19:00-19:30 【太平洋詩歌之夜】阿美族古調／阿努·卡力亭·沙力朋安
新移民唸故鄉／(越)陶氏桂·劉幸娟(馬)賴毓祺
花蓮港，花蓮／親親寶貝詩歌表演班、浪人之歌／吳懷晨
- 19:30-21:00 【星詩奇／綺想曲】管管／陳育虹／楊佳嫻

Sat

11月9日
星期六

- 10:00-11:40 【圓桌詩會】* 每一片浪花都從花蓮開始-向詩人楊牧致敬
- 14:30-16:30 【四方的聲音：歐亞詩五重奏】顧彬／葉汐帆／金尚浩／胡續冬／陳黎
- 16:30-17:10 【午茶間奏曲】演出：龍珠慈仁
- 19:00-21:00 【感情的月曆：繪本、詩趣、童心、親情】蜂飼耳／焦桐／劉春／董恕明／言叔夏
- 21:00~ 【啤酒、星光、歌】

S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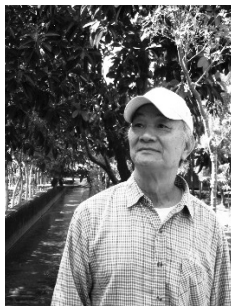
11月10日
星期日

- 10:00-11:40 【圓桌詩會】* 航向斯德哥爾摩-與馬悅然一起頌詩的桂冠
- 14:30-16:30 【詩的靈魂絮語：旅行的詩，愛情的詩】陳義芝／盤妙彬／鍾文音／孫梓評／楊小濱
明年見~

提醒：* 場次於亞士都飯店雅美廳舉行

詩人讀詩





吳 晟

吳晟，本名吳勝雄，世居台灣彰化、溪州農鄉，屏東農專畜牧科畢業。
曾任溪州國中生物科教師，2000年2月退休，現專事耕讀。
著有詩集《吾鄉印象》、《吳晟詩選》，散文集《農婦》、《店仔頭》、《吳晟散文選》等。

面 對 米 勒

燈光柔和、冷氣適中的展覽廳
擠滿觀賞人潮
面對你，舉世讚嘆的名畫
請原諒我恍恍惚惚
眼前不斷浮現
我定居的農村
炙熱炎陽下
揮汗耕作的鄉親
在你的畫布上重疊交錯

展覽主題：田園之美
面對你，舉世讚嘆的勞動美學
請容我冒昧請問你
如果你眼睜睜看著千頃農田
被大水肆虐，遭乾旱凌遲
如果你眼睜睜看著賤價堆積的收成
你將以怎樣的筆觸
揮灑拾穗

面對你，舉世讚嘆的尊貴聲名
請容我冒昧請問你
如果你置身的所在
彷彿患了肌肉萎縮症
急於消滅一塊塊稻作水田
改種豪宅與工廠
你是否仍將如此虔敬
完成祈禱

面對你
請容我揣摩你的心境
你希望觀賞人潮
向土地致敬
向農民致謝
還是面對你的畫作讚嘆又讚嘆
卻看不見土地和農民

最後，請容我發出疑問
如果吾鄉畫家借到你的彩筆
畫出島嶼田野
田野上認份耕作的農民
是否也有可能
引來觀賞人潮
可有名流名媛、美學大師
稍稍投注注意的眼神

災禍，誰也躲不過

雪山山脈的山腳
向太平洋伸展
突出的海岬 三貂角、鼻頭角
懷抱著綿延的金沙灣

台灣島嶼東北海岸
澎湃的浪潮，一筆一畫
雕刻出多采多姿的石雕藝術
豆腐岩、蕈狀岩、蜂巢石
展演在海溝峭壁、海蝕平台、岬灣岩洞間
孕育出貝螺魚蝦
萬物相依相存的連結

蔚藍的海水、綺麗的海景
吸引無數共享浪漫的人潮
玩沙、戲水、浮潛、垂釣
靜靜眺望，流連又流連

為了無法餓足的貪欲
他們把上蒼恩賜的優美海岸
拿來餵養名為核電廠的龐然巨獸
眼看著金色的沙彎流失
眼看著彩色的珊瑚礁，覆蓋暗沉沉的石灰粉

一啟動，便無法馴服的獸魔
乖戾、暴怒、吞山噬海
吐出毒性萬年不衰的核廢料
仿如潘朵拉黑盒子裡，無處安置的惡靈
伺機準備竄流
掀動萬劫不復的災禍

災禍，誰也躲不過
你，有權力的決策者

災禍，誰也躲不過
你，戀棧小小利益的附從者

災禍，誰也躲不過
你，縱容惡行的沉默大眾

天空每一縷飄過的雲朵
都在呼喊、呼喊
放手呀！放手
饒了地球吧
饒了我們安身立命的島嶼

岸邊每一波激昂的浪潮
都在呼喊、呼喊
放手呀！放手
饒了千千萬萬生靈啊
饒了你自己

怪手開進稻田

那一夜，整片遼闊的稻田
平靜如往昔
緊偎著村莊聚落
金黃的夢境正甜甜
稀微的月光中
怪手卻化身成坦克
駛進了家園

狠狠輾過田埂的脈絡
摧毀懷孕中的稻作
不理會穀粒隱隱啜泣
用轟隆隆的聲響
嘲弄每株生命哀痛的告別
宣稱：一切依法行事

依法運來水泥拒馬
封鎖道路，管制村民進出
依法調派警力，團團圍住
哭喊的農民，壓制、驅離
然後縱容怪手一台接一台
放肆毀損五穀
剷除世代耕耘的沃土
一卡車一卡車運走

到底隱藏什麼目的
是誰在發號施令
誰和誰暗中勾結
一面吟誦粒粒皆辛苦
一面聯手執行
這逆天逆地的行徑

田地，是農民一輩子
安身立命的依靠

汗水澆灌，喜悅收成
還要傳給下一代
但是一個聚落接一個聚落
一塊田地接一塊田地
挾發展為名的怪手
正在依法強行駛入

島嶼傷痕累累的田地
在時代的潮流裡呼喊
心很痛，很痛啊

當所有理性的陳情、抗爭
換來怪手繼續開挖的回應
當土地生長的意志
如爛泥潰散；當糧食自主權
被攔腰截斷
土地公也被迫流離失所

農民沒有武器、沒有計謀
只知道信賴厚實的土壤
種下什麼，就回報什麼
從不怨嘆霜寒烈日
卻不知如何抵擋怪手橫行
天公伯啊，你已沈默太久
可否請你來指示
如何喚醒荒蕪的天地良心
尋回土地的生機

為了美 — 敬覆 席慕容

我始終信奉善
煥發出明亮的光采
是美，最深邃的靈魂
如同你的詩

你曾為蒙古牧民兄弟
被迫失去縱橫奔馳的草原
朗誦魂牽夢縈的詩篇
忍不住泫然欲泣

你也曾以詩聲援
阻擋龐大的煙囪王國
霸佔我們立足的海邊家鄉

因為美，是善、是愛
是我們生命的終極信仰
只有回歸實踐
才是最動人的力量

我多麼喜歡擁有一張
寧靜的書桌，安頓晚年
坐下來，專注捕捉
自家庭院搖曳生姿的樹影
或漫步遼闊田野
聽鳥鳴啾啾，彷彿大地詩稿
恬淡自足的音韻

無用的詩人一向太陽控訴、向天公控訴

然而，眼見「短暫的權力
乘以無窮的貪慾」
吸納無數依附與靠攏
串連成快速膨脹的金權集團
向四面八方擴張
支使一部一部怪手
背棄農耕機具的身分
充當推毀家園的前鋒部隊
我們怎能一面歌頌
田園之美；一面縱容
一隻一隻永無厭足的大怪獸
不斷吞噬大片大片良田綠地
淪入萬劫不復

我不能。絕對不能
我已積壓滿腔憾恨和憂慮
近乎絕望。再不起而捍衛
繼續耽溺在徒然的悲嘆
那將令我無比羞恥
連寫哀傷的詩句都不配

我的詩，寧願穿著簡便的輕裝
和為了維護美
挺身而出的人們，站在一起
呼喊、戰鬥
縱使聲音傷痛沙啞

註：「短暫的權力，乘以無窮的貪慾」
引自席慕蓉詩句。

我寫不出有力的詩句
可以阻擋金權集團
貪婪的怪手，埋下暗管
大口大口吞噬水源
大片大片凌遲農田

我寫不出尖銳的詩句
可以剝去官僚
硬化了的心肝，重重蒙住
那一層一層名利的油脂

我寫不出動人的詩句
可以喚回粒粒皆辛苦的歌詠
可以喚回從遠祖傳承下來
疼惜土地的情感

無用的農村詩人，擱下筆
農民鄉親，放下鋤頭
一起去都城的權力中心抗議
一遍又一遍訴求
一聲又一聲呼喊
只有一排一排警力
耐心和我們作伴

太陽啊，我們只好向你控訴
為甚麼那麼狠心
眼睜睜望著
一輩子從不躲避你的老農
在熱氣蒸騰的水泥地上煎熬
卻容許行政官僚
在大樓內穿西裝吹冷氣
聽不見老農的聲音

天公啊，你恩賜的水源
是農田的命脈
他們只憑一紙文書
要搶奪就搶奪
搬出一堆法規律令，隨他們耍弄
阮實在拼不過
天公啊，一輩子信靠你、敬拜你的老農
只好向你控訴
請你站出來，主持公道
不要再裝聾作啞

無用的農村詩人
和鄉親老農坐在烈陽下
悲傷的汗水與淚水
滴滴滾落權力中心大樓前
燙熱的水泥地上
聲嘶力竭的呼喊
在呼嘯而過的車聲中迴盪
天公啊，相信你聽得到

階

漫長的此階太長、太寂寥
請陪我，也讓我陪你
仔仔細細的踱到盡端

擁擠的此階，太喧囂
而且荒涼；陪著我
讓我在你臉上、在你眼中
踏青

同是孤獨的一粒微塵
在空曠的長階上飄浮
多麼悲感！飄零的行程
倘若割斷這脈溫婉的偎依

可能，我將無甚功名
引不來掌聲榮耀你
請相信，我的柔情
必定一直牽引你，守護你

漫長的此階太長、太寂寥
請陪我，也讓我陪你
仔仔細細的踱到盡端
此階將更長、但不寂寥

계 단

金尚浩 譯

기나긴 이 계단은 너무나 적막하다
세심하게 맨발로 끝까지
나와 함께하고 나 또한 너와 함께하겠노라

계단이 봄빛 때는 너무나 시끄럽지만
때론 황량함이 나와 함께한다
나를 너의 얼굴과 너의 눈에서
나들이하게 하라

고독한 먼지 미립자와 함께
텅빈 긴 계단에 붕떠있다
얼마나 슬픈가! 쓸쓸한 여정
만약 이 맥박으로 온순하고 부드러운 의지를 끊는다면

아마 나는 앞으로 공명을 얻지못해
영광스런 박수를 끌어오지 못할 것이다
나의 부드러움을 믿어만 준다면
반드시 너를 이끌고 보호해 주겠노라

기나긴 이 계단은 너무나 적막하다
세심하게 맨발로 끝까지
나와 함께하고 나 또한 너와 함께하게 하겠노라
이 계단이더길다해도 쓸쓸하지 않다



鄭焜明

一九四八年生於高雄。籍貫台南縣。內科醫師。曾任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內科主治醫師。一九六八年加入笠詩社。一九八二年與葉石濤等南部作家創辦《文學界》雜誌，並任發行人，積極推動發展台灣文學。《文學界》停刊後，一九九一年再與作家學者創辦《文學台灣》雜誌。曾任笠詩社社長。二〇〇五高雄世界詩歌節、二〇〇七台蒙詩歌節策畫人。現為文學台灣基金會董事長、台灣筆會理事長。曾獲笠詩獎（一九八二）、吳濁流新詩獎（一九八三）、鳳邑文學獎（一九九八）、南瀛文學獎（一九九九）、高雄市文藝獎（二〇〇六）。著有詩集《歸途》、《悲劇的想像》、《蕃薯之歌》、《最後的戀歌》、《鄭焜明詩選》、《三稜鏡》（與曾貴海、江自得合著）、《鄭焜明選》（漢、蒙文）、《三重奏》；編有《台灣精神的崛起—笠詩論選集》、《混聲合唱—笠詩選》（與李魁賢等人合編）、《穿越世紀的聲音—笠詩選》。

蝙蝠

習慣了黑暗中孤獨的生活
有時也想伸長脖子
倒掛在枝桠上
曬曬那陰濕發霉的靈魂

迎著清新自由的空氣
然後以獨立的角度
發出特殊的聲波
探測一下現實的紛爭

偏偏突起的一陣颶風
捲起了單薄的軀體……
撫視著受傷的翅膀，猛然警覺
啊，原來你是屬於另一個世界

名字

有一天當我死去
我不要成為
一個沒有名字的孤魂

我不知道
為什麼我不能擁有自己的名字

我不知道
為什麼你否定我的存在

請告訴我
我是誰？
我究竟是誰？

你的否定
是虛妄的權力的幻影
永遠不能證明什麼

我只要一個名字
一個真正代表我存在的名字

我是獨立的
我永遠是獨立的

在寂靜的夜晚
可以清晰地聽到母親的呼喚

陷阱

走著走著——
不知不覺地，掉進了
偽裝的歷史的陷阱
來不及發出一聲哀叫
也來不及向
親愛的家人告別

在什麼都看不到的
黑暗的洞穴裡
我們像一匹受創的馬
無助地躺著
等待救援的手伸出來
而時間自痛苦的傷口流過
不知凝固在何處……

我們逐漸
感覺不到自己的存在
除了微弱的呼吸
所有的夜鶯停止了歌唱
啊，大地一片沉寂
死一樣的沉寂

直到陷阱突然崩落
厚厚的泥土
把我們逝去的青春埋葬

一個詩人的死

一個詩人的死
不是
什麼驚天動地的事

一個詩人的死
不是
一朵花的凋謝
那樣簡單自然的事

一個詩人的死
不是
一盞燈的熄滅
那樣空無絕望的事

一個詩人的死
不是
一顆星的隕落
那樣深不可測的事

一個詩人的死
不是
一顆地雷的引燃
那樣恐怖危險的事

一個詩人的死
只是
關閉他語言的天線
慢慢釋放詩的核爆

父親

父親不認得我了
一個涼爽的秋日午後
我站在父親的面前向他打招呼
他卻一動也不動地
凝視著前方

我提高音量叫了一聲「爸爸」
這時父親才轉過頭來
對著我微笑

我們一家人天南地北地交談
從有記憶的孩提時代開始
到二次大戰末期
父親搭乘赴日的船隻被魚雷擊中的往事

只是父親仍靜靜地坐著
彷彿在傾聽一則陌生而遙遠的故事
我知道父親終於遺忘了戰爭
而死亡卻緊緊跟隨著他

附記：這首詩約完成於父親去世兩年前（1999）
。父親受腦疾纏身五、六年，一個秋日午後，在
例行的家族聚會後有感寫成，謹誌。

一、我

我不是你的一部份
因為我不是單純的我

我曾經擁有你
在不堪回首的歲月裡

請不要對我憫嚇
我的體內蘊藏你不瞭解的人生

明天，我將以另一個我
從透明的海岸出發

1. 나

난 단순한 사람이 아니기 때문에
당신의 일부분이 아니다

돌이킬 수 없는 세월속에서
난 이미 당신을 차지했었다

나를 위협하지 마시라
내 몸 안엔 당신이 이해할 수 없는 삶이 숨겨져있다

내일 난 다른 나와 함께
투명한 해안을 출발할 것이다

二、你

你不時窺視著我
以一雙狼的青色的眼睛

在寂靜無聲的夜裡
你暗藏的慾望膨脹
如巨蟒般
從海的那邊纏繞過來

你利用語言
不厭其煩的
構築一個又一個
虛幻的世界

有人慶幸已經找到
出口

2. 당신

당신은 이리의 푸른 두 눈으로
자주 날 염탐했다

외롭고 조용한 밤에
당신이 숨겨놓은 욕망이 팽창하더니
비단 뱀처럼
바다의 저쪽에서 감싸고 온다

당신은 언어를 이용해
지겨워하지도 않고
하나씩 허망된 세계를
구축해나간다

누군가 운 좋게 벌써
출구를 찾아냈다

三、他

隔著海峽
他以毀滅性的武器瞄準我
然後微笑著說：我要擁抱你

我感覺到他的亢奮的心跳
熟悉而陌生地
敲打我脆弱的耳膜

我的存在
是一種令人無法忍受之惡嗎？

灰色的海的天空
看不見一隻海鷗飛翔

3. 그

해협을 사이에 두고
그는 궤멸시킬 무기로 나를 겨누고 있다
그리곤 웃으면서：“당신과 포옹하겠다.” 한다

난 극도로 흥분해 뛰는 그의 가슴을 느꼈다
익숙하면서도 어색함이
나의 취약한 고막을 때렸다

나의 존재는
일종의 참을 수 없는 악이란 말인가?

회색바다의 하늘에 날아다니는
갈매기가 한 마리도 보이지 않았다



白靈

白靈，本名莊祖煌，原籍福建惠安，生於臺北萬華。美國新澤西州史蒂文斯理工學院碩士，現任臺北科技大學副教授、臺灣年度詩選編委。《詩的聲光》創始人，擔任過《草根》詩刊主編、及《臺灣詩學》季刊五年(1-20期)主編。作品曾獲中山文藝獎、國家文藝獎、新詩金典獎等十餘種獎項。出版詩集《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愛與死的間隙》、《女人與玻璃的幾種關係》、《昨日之肉》、《五行詩及其手稿》等十一種，詩論集《一首詩的誕生》、《一首詩的誘惑》、《一首詩的玩法》、《煙火與噴泉》、《桂冠與荊棘》，及童詩集兩冊，散文集三冊等。編有《新詩二十家》、《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詩卷I及II、《新詩讀本》、《新詩三十家》等十餘種詩選。建置有「白靈文學船」、「象天堂」、「詩的聲光」、「那一年，我們緊緊抱過淡水」等十種網頁(<http://www.cc.ntut.edu.tw/~thchuang/index2.htm>)。

多巴胺

姬並不知道，牠到底住在她的身上，還是那男人的身上。那男人才伸出手，她就止不住地顫抖，就把那隻手狠狠抓住，從此收進抽屜裡去了。沒事時就拿出來欣賞，那長了很多毛的手，好像一隻小野狐，會鑽到姬的心裡去。

而好友在手機裡警告她：這樣的手最多只宜收藏三十個月，此後就慢慢聞不到狐騷味了。

姬從此焦慮不安，打開抽屜又馬上關上抽屜，但狐騷味卻日日從她的鼻口或耳孔冒出來。到後來，甚至在想起抽屜時，就看到一隻小野狐從腦後杓鑽出來咬住她耳朵說：「喂，我住在妳腦核裡啦，不是妳跟他，是我跟妳啦！」

姬住院了，院方派人去她住處檢查她的「抽屜」，只找到一張畫，貼在牆上：木桌，抽屜拉開，正往地下掉出一些毛。

邀屈原到大成濕地賞油桐花

知道您有點悶，一直質疑，為什麼所有台灣出版的現代詩選都沒有一位姓屈的子弟站在上頭？五月初，油桐花開到鼎盛的那個凌晨，我遂開車到彰化市景觀公園，邀您從座台上暫時走下來，趁破曉前，驅車至大成濕地看油桐花。您欣然上車，卻側目問我，看花為何到濕地去？我說，屈夫子，因您一生的潔白，中國兩千年長卷開滿了您詩的門生，台灣平媒和網路摩肩擦踵絡繹於途的皆是您詩的弟子，為何還在乎姓不姓屈？您開懷大笑，這時全台灣油桐花不知因您的笑聲而震落了幾萬朵？

到達濕地，我們身後東方，中央山脈上頭，一朵巨大的油桐花剛打開亮光，我們背對它直奔堤岸下的濕地，風從濁水溪口灌過來，您的白袍衣裾獵獵作響，朝曦將您瘦長的身影朝前方長長地投射出去，向西，直直追入退縮的海裡，像您那篇離騷，深入歷朝歷代所有詩人心底至少六公里長，我追隨著你就沿著牛車路深入濕地深入離去的白色的騷動走了六公里，回身時，漲上來的海潮一秒鐘就將我們送回堤岸。我說，屈夫子，因您一生的潔白，台灣這塊最亮麗的濕地是所有的詩人由吳晟帶頭跪在您剛剛踩過的足跡裡，俯身被海淹沒後才保留下來的。屈夫子，信不信，因您兩千年不肯屈服的潔白，台灣海岸所有的浪花願意一年才翻身笑一次，開一次油桐花；屈夫子，因您的潔白，從南到北，所有的油桐花願意一秒鐘就哭完，像浪花，甘心一秒鐘就全部從樹頂轟然墜落，撞響這塊土地！

現在，看您又悠然站在眼前座台的上頭，除了這篇詩，無人知道您去過大成濕地，除了您的一雙鞋沾了濕地一點甜甜的，黑，泥。

黑潮

——寬度約一百公里，深度約七百公尺，最大流速每秒一公尺。當其行經菲律賓、台灣、日本時，與陸地間的距離，以台灣的綠島最近。綠島一帶的「黑潮能」發電量，據說相當於三座核能電廠的總發電量。

他們是黑色的，圓眼燕魚、黑鮪魚、旗魚
他們是黑色的，眼珠亮麗牙齒尖銳
他們是黑色的，鯉魚、鯊魚、及鬼頭刀
他們是黑色的，以三歲的鱗片或三十歲光溜溜的身子
他們是黑色的，摩擦過一千歲高齡微孔珊瑚的鐘型香菇頭
他們是黑色的，沒錯，比座頭鯨的頭還巨大的香菇頭
他們是黑色的，中間竄出九棘長鰭鸚鯛、小丑魚、神仙魚
他們是黑色的，用或圓或尖的頭顱
他們是黑色的，用碩大或細小的身軀
他們是黑色的，陽光插入陽光插入陽光插入
他們是黑色的，像暗中搖搖晃晃的天井
他們是黑色的，金花鱸、角蝶鱸、紫花鱸在黑漆中變幻色彩繽紛
他們是黑色的，正抵禦著強勁強勁強勁之海流
他們是黑色的，翻車魚、魴魚、和鯨鯊在煮沸的開水中滾動
他們是黑色的，只好向海底緩緩下潛
他們是黑色的，哈氏異康吉鰻和小海扇
他們是黑色的，在前面黑色中白色的沙底愈來愈清楚
他們是黑色的，這是時速三哩的海底特快車
他們是黑色的，力與美的身影箭一般地快速移動
他們是黑色的，前方一座島嶼於天光線照射下反射出微微的亮

(魚落網魚掙扎魚翻滾魚跳躍魚尖叫而來
人銜手人落淚人滾翻人撞牆人長嚎而去
綠島在前方著火爆燃以高溫翻滾入水中)

他們是黑色的，這是火燒島浮浪人收容所
他們是黑色的，每個人前方都有三公尺長的陰影
他們是黑色的，這是新生訓導處，這是職訓總隊，這是感訓監獄
他們是黑色的，就是有人偏偏愛逆著時代強勁的水流
他們是黑色的，這是勵德訓練班；這是技能訓練所
他們是黑色的，這些人思想像手中那碗飯一半長滿米蟲
他們是黑色的，三千頭顱正設法用一句口號統一
他們是黑色的，這是莊敬營區自強營區綠洲山莊
他們是黑色的，蕭福丁1951-1954賴清鍊1950-1965簡永松1970-1977
他們是黑色的，誰的青春可以像柯旗化1952-1953/1961-1975新英文法不斷再版
他們是黑色的，蕭振仁1952-1964 黃坤能陳啟猛呂秀蓮柏楊施明德……
他們是黑色的，幾千人的青春被一支槍抵住而生了鏽而掉落
他們是黑色的，一句三字經一句真話一句咒語得撐起數十年歲月的重量
他們是黑色的，觸摸不到的真理一如彈丸大綠島的真面目都無人看得清
他們是黑色的，醫生議員教師學生知識份子只是思想箭般地快速移動射中這座島
他們是黑色的，他們是黑色的魚他們是黑色的鯨他們是黑色的鐘形香茹頭
他們是黑色的，像泉井無罪只是暗中搖晃、湧動……

他們是黑色的，因無雜質可反光而成純淨之黑色暖流
他們是黑色的，黑色時代之人群中的暗流
他們是黑色的，寬度約一百公里，深度約七百公尺，最大流速每秒一公尺……

人人心中有座禁閉室

退伍前三天，那座禁閉室大叫了一聲，一個下士，一個大學生，一塊媽媽心頭之肉，轟的一響，摔碎在地上，幾幾乎像一秒鐘的大地震，把真相摔成幾百塊碎片，每片都反映著禁閉室有稜有角幽閉冷酷的面貌。

幾幾乎有二十五萬人以一天的時間湧進這間禁閉室，擠進每塊碎片中、擠入監視器昏暗的鏡頭中去查看真相。雖然真相早已爬出了禁閉室，二十五萬人仍然同時打開智慧型手機，用網路吐出白色之絲，纏繭這座禁閉室，「這其中一定可以孵化出什麼吧？」沒有人願意離開這座「禁閉室之母」。

結果出來了：「禁閉室之母」早就下了無數顆蛋，孵出了數不盡的禁閉室！孵在調查員心中，他以檔案操死了真相；孵在民代心中，他以權術操死了法案；孵在領導人心中，他以低民調操肥了左右官員，操老了自己。

而孵化在我們心中的禁閉室，豈不正想方設法操胖操傻操癡操貪操醜操皺我們？操成盲目之人操成無聊之人操成性冷感之人？所有或大或小禁閉室內外之監視器無不持續運轉，繼續以老眼昏花的鏡頭監視著，從未遭到移動、遮蔽和破壞。

守候

誰，可以恆長守候誰呢？
花，可以恆長守候枝頭嗎？
碉堡，可以恆長守候戰爭嗎？
岸，可以恆長守候海嗎？
夢，可以恆長守候你嗎？
你醒，你睡，你升，你墜



吳懷晨

1977年生 衝浪人/詩人/哲學博士

曾因為衝浪，浪居過東南沿海一些小鄉鎮

他熟悉東部的大山大海，每一處太平洋岸迷人的灣都是他的堡壘

甫出版《浪人之歌》

兩屆臺東詩歌節策展人

現職臺北藝術大學副教授

世界是一本大書

當我翻閱這本大書
左頁是巒峰構圖的
點字表：如如不動的
馬博拉斯、大母母
肯都爾、吉哈那拉
都蘭、加止來諸山
而右扇：靜脈澄澈的
大洋悄悄流淌，風中
款款黑潮白光點點流
一小漁船任其上飄零
而我這走讀的躍書人
有時臥睡那最頂之孤峰
有時澎底一聲，掉落
汪洋的書海沉淪而自樂

世界這本動人的大書
當我追索起你的來歷
有時進入拓樸的峽谷
情節有強烈的地域性
稜線的鹿角在濃霧夜
出沒大水窟，吻長
額褐色成莫名的符指
有時則飛越漁汛的季節
烏石鼻如燈塔在望
而真理的探求，堅毅
如旗魚標槍迅捷飄出
乃是新港最綻放的海鮮
有時又進入魔幻寫實的
山林，纍纍檳榔底視野
從小米酒暢飲出原民
自覺又無主體性的解構
似有又無的無脊椎島嶼

浪人，有時天涯在書頁
一角，蘭嶼夜的折角
是夜我闔上這本燙金
把星字典藏成深邃廣袤
夢的宇宙的精裝本。浪
人、樹、鼻、月、熊、畫
歸類納位重又睡回眾神
圖書系統裡。次日，當
群浪串成珍珠編貝母
閃亮亮的黃金釀語言
南島樂園呼喚我，這裡
有浪，有風，有日，有
樹靈耆老一同跟著島嶼
一同呼吸的，醒在春深
草茂的黎明邊界，而
小水蚊竟已透明成翼……

世界，我多珍愛的大書

後記：聖奧古斯丁嘗言：「世界是一本書，不行千里路者，僅只淺識一頁。」那麼，對於一位認真踢躃塵土的衝浪人來講，他的山海書頁，無非是大武諸山頭以東那些最最遙遠的海濱，及遺世一蓬島……

老 海 人 Uncle Bob

Uncle Bob 是澳洲人，妻兒在台北，開設的工廠在上海，他卻選擇定居台東，理由無他：衝浪。二十年前，一位與台東素無淵源，無親無故的外國人決定置產台東。從那時候起，尤其是東北季風現身的下半年，他都蜷伏隱匿在此。偉哉太平洋東岸浪，浪人可自封為孤獨國國王。

二十年前的台東浪點該是怎樣的化外之境？彼時，台11線尚未拓寬，還是狹仄的雙線道，還沒有任何的嬉皮藝術家進駐都蘭，也沒有外來的新移民來此買賣炒作農地。台11線還是阿美族人散居的天堂。我等浪人現今日日光顧的馬武窟溪口、金樽、基羣諸浪點，在當年想必真是人煙罕見的荒野；美浪，必定還是按節氣適時湧現，只是無人青睞。

可想而知，當年獨享著台東美浪的，就是偶爾現身的外國浪人。如基羣，1980年代末期，被稱為 Richard's Rock，因為這個浪點是由一位來自夏威夷的老外 Richard 所發現的；如天文學界規定，發現者命名之。

也因為衝浪人口罕至，從那時候起，Uncle Bob 就養成了極嚴苛的習慣：只要海中人數過三，他就不下水。浪者不踰三，這是他一貫的哲學。也因此 Uncle Bob 通常是來無影去無蹤。他活在浪人私語的傳奇裡。

十年前，他在長濱遺址的八仙洞浪點受過重傷害。颱風浪，他被三層樓高的大浪轟到礁岩裡，脛骨重重擊落石堆上，粉碎性骨折；而板舵切斷他的大腿動脈，血流不止。友人十萬火急將他送往150公里外的慈濟醫院。輸了整整半個人的血液，說到這，Uncle Bob 笑道：「我現在真的成了半個台灣人了。」

Uncle Bob 的生活極端符合浪人的三一律：「不在浪裡，就是在前往浪點的途上。」家、旅程、與浪點，日復一日，他的作息在這三角點上節奏著。

當 Bob 在他也最喜愛的興昌海灘發生意外的那個下午，我們這些敬愛他的晚輩，有些在台北勞動，有些在台東其餘的浪點上奔馳著，而有人正於泰國普吉島的衝浪大賽中奮勇激戰著。Bob在興昌的左跑浪上，一道浪摔了下來，心痛如刀割，急性心肌梗塞，沒有人注意到老Uncle在海面載浮載沉。送院後，搶救無效。這世界如此深邃，深邃到吾輩凡人的意志無法見到運命的盡頭。

Bob在他最心愛的海面永遠離我們而去。我等浪人何等羨慕；死得其所，死於他這輩子最熱愛的事上。衝了半世紀的浪，浪人的歸宿不就該是他每日每日都渴望前往鬼混的浪點嗎？這與台東素無淵源的老浪人，蜷伏於此，也真正與東海岸的山海大地合而為一。是，按世事的定理，純粹粹地回到海，回到世界的最原始與最初。

純粹粹地回到海。

面對大海的時候，我常感到心虛。

面對大海的時候，我常感到渺小……。不是一無是處的渺小，亦非一小雀鳥與鵬鳥相較之識與勢的渺小。而是如宇宙之大而我如滄海之一粟之單純的小大之小。

渺小如此，面對大海的時候，我就如一滴水，如一顆石，如一片葉，如一個頓號……。



陳育虹

陳育虹。1952年生。文藻外語學院英文系畢。祖籍廣東南海，生於台灣高雄市。寄旅加拿大十數年後，現定居台北。出版除詩集《之間》、《魅》、《索隱》等六種，另有翻譯及散文。日譯詩集《我告訴過你》於2011由日本思潮社出版。曾獲2004《台灣詩選》【年度詩獎】、2007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入選2008九歌台灣文學三十年菁英選《新詩30家》。

無調性——給C

連窗也無法忍受這雨
Philip Glass的極限
烏白葉落，同樣無調性
這時蟋蟀的呼喚比任何一首杜甫都憂鬱
蟬唱完所有的歌，四周寂靜
五更草的寂靜

貓的喧鬧小石子般扔進來
一顆顆全音符
夢，Sotto voce，停留三拍，記憶在窗外撲翅
我說貓請不要再用你欲望的舌尖彈奏
那樣的顫音像飛蛾
暈眩著，下滑

（原載《吹鼓吹#17》2013.09）

◎ grave

有時你引我到地底有時
蟲鳥繚繞的叢林

礦石與泉脈交錯
蟬蛹掙脫出泥濘
野兔亡命奔竄
虎斑貓挪動樹影
嘯鶻驚飛
鳳蝶追逐對位

花的音色，伏流的音階
音符如細胞
帶著死亡基因
一次次分裂，再生
有時是搖籃有時你的手指是
巫覡的鍋爐
熊熊焚燒

◎ scherzo

你的手指
追逐時間
從蜂鳥的雙翅
從彗星的瞳孔偷取
速度
你的手指是許多孩童在草坡
競跑，滑行，彈跳
一躍而起
追逐鳥聲如飛遠的彩虹
鞦韆高低翻盪

入夜了草坡上蟲鳥睡去
彷彿孩子的夢還停留草尖
我以為風和陽光永遠
不休止

◎ finale presto

音符的念珠
音符的星象圖
你的手指撥弄出激光
極光，如電如露

◎ funeral march

你會如何彈奏
今晚的雨

潑墨，青苔，水磨石板
屋漏痕，琥珀裡的
子子與氣泡
馬蹄踏過
覆雪的山脊
盲眼詩人描述著雲
或者塵土
僧侶的長袍拖曳

這介系詞組成的生命
骨牌般傾圮
雷雨奏鳴
沉重而溫柔

燐火旋舞
鐘磬敲擊出連禱文
月暈篩過樹葉
樹葉迷離
鸕鶿爭相訴說雨的姿勢
以及時間
如念珠

散落，無以收拾

（原載《自由副刊》2013.08.13）

那我稱之為心的

1. 史前

但我確實有太多過去 / 被支解 / 接合 / 如此無數回
無數的現在落葉般過去 / 曾經豐美的
肌理若隱若顯 / 是禁忌是魅惑 / 沒有人能掌握
一株史前胡楊 / 我用腳尖在時空底線搜索 / 畫出
遷徙的輪廓 / 不能分神 / 不想失足跌入現在 / 現在
一回身就不在 / 不再 / 沙漠中只剩下我
被風景遠遠拋下 / 每個姿勢都是灰塵 / 而魂魄
如落葉飛舞 / 拋開枝幹依然沉重 / 春天與秋天層疊
糾葛 / 緊隨月亮的賦格 / 我回到泉眼
在地下地上 / 在不對位的時空看見 / 並且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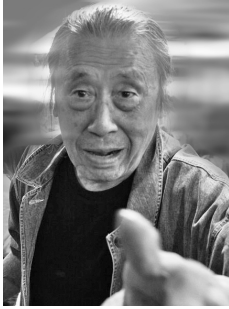
3. 那我稱之為心的

那我稱之為心的 / 到底在地底築起了多少城市
在泉眼與礦脈 / 在根莖類膨脹的沉默裡
我走過 / 從創世到末世獨自 / 蛇行 / 走過
腳因為等待而退化 / 唇 / 為月光而皸裂
這幻影的城市夜晚有人忙著架設一再塌陷的網
危險的 / 距離 / 肉身與灰塵 / 灰塵與魂魄
被遺忘的何其多 / 這一座座真是我的城市嗎
幾次到了臨界 / 面對城與城大於星與星之間的虛空
我又能如何 / 恍然這城市只剩一人 / 給我
你的手 / 做我的舞伴吧 / 那我稱之為心的 / 說

2. 已

請遠離我 / 伊甸初始就已經存在 / 蛇蛇然藤蘿般
我盤繞樹腰 / 水綠土黃的黥刺是我善意的警示
或掩飾 / 任何逾越都能鑄成悲劇 / 我用流線的身體
體會色聲香味的波動 / 感覺且憑著直覺進退
我永不闔眼 / 頰內的彎刀與閃電以及瞬間致命的
內分泌啊你不會喜歡的 / 我要的不多 / 必須不斷拋棄
移位 / 直到昔日全數剝落 / 而冷血也是事實
有血而冷我必須探出洞穴 / 在陽光下曝曬失溫的魂魄
這是無比的試煉 / 鋼索般我能絞死一匹狼 / 請盡速
遠離 / 我正逐漸變色珊瑚紅孔雀藍鮮豔的

(原載《吹鼓吹#16》2013.03)



管 管

管管，山東青島人，1929年生，本名管運龍，筆名管管、管領風騷等。曾任職軍中、從事過電台記者、節目主任、編輯，節目製作人等職，為多才多藝的藝術創作者，不僅作詩、寫散文，同時也畫畫，並參與多部電影與戲劇的演出。1952年對文學產生極大興趣，萌發新詩創作契機，更於1982年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重要著作有：《荒蕪之臉》、《管管詩選》、《詩坐月亮請坐》、《春天坐著花轎來》、《管管散文集》、《早安鳥聲》、《茶禪詩畫》等書。

花蓮海岸聽琴人

花蓮某一個海邊，有月光無風有浪，夏之夜晚，花蓮的海嘯，彈奏的是管平湖的古琴。

而林昭亮的小提琴是伴著躺在波上的月光，
鏗鏘彈出的鋼琴呀是海岸岩石朗朗的大手，
花蓮的海嘯是免費的音樂廳，專門演奏給那些愛、但不想睡的陳黎那一伙人聽！
暴風雨來臨時的海嘯，
是朱宗慶的打擊，是優劇場神鼓，是王正平琵琶！
是京戲的鐵公雞，鏦鏦鏦鏦鏦………

2013.07.29

搬家的雪

那箇孤舟蓑笠翁老頭兒，
來找柳宗元先生算帳！

「宗元啊，我要獨釣的那個寒江雪不見了，不知您老兄又把它藏在那里？

難道又給了蘇東坡的念奴嬌去換酒喝？」

「非也，不是的，老頭子呀，您要獨釣的寒江雪，都跑到花蓮海邊去了。你快去釣吧！」

「都是為何？」

「雪們怕冷。」

2013.07.29

台灣的海是林亨泰詩的海

台灣的海呦是林亨泰詩的海呦

「然而海，以及波的羅列

然而海，以及波的羅列」

台灣的海呦，是拼貼藝術波的羅列呦

台灣的海呦，是裝置藝術羅列的波呦

台灣的海呦，是極簡藝術波羅列呦

台灣的海呦，是潑了墨的百濤羅列的波呦

台灣的海呦，是塊把台灣包裝起來的大藍布之包裝藝術

是美麗的大藍衫抱著一個娃娃呦！

2013.07.31

台灣的海叫藍藍藍藍是個女孩

台灣的海呦是一條長長長長的孔雀藍絲帶輕輕地繫在她的腰間，有時又會變成一件寬寬寬寬的裙子，當然是藍藍地藍藍地孔雀藍一般的舞著舞著。

藍藍地舞著，舞出一群鯨魚來

一群鯨魚舞著舞出一群藍藍來

藍藍麼？藍藍是個女孩

2013.07.30

酒缸有人

那個人

把他放在一個張著大嘴的紫皮大酒缸里

洗澡

飲酒

打鼾

看滿天飛翔的炮彈（中國人從來不打中國人打中國人的不是人，是什麼？）

他是陶潛。他不是陶淵明。他是劉伶？他不是劉伶。他是杜康？他不是杜康。他是李白？非也，這不是唐朝，這是他爸爸的民國！

（註：他在金門砲彈窩里，窩了八年，一晚一瓶300毫升的金門高粱。感謝解放軍給他這份死了沒埋的奇遇。那年頭他叫「共飛」，「共飛」叫俺「醬飛」，都會飛！一年365天，365瓶，8年就喝了2930毫升，逢年過節想家、好友來訪，大荒、丁文智、辛鬱、必定多喝幾瓶高粱，感謝解放軍「炮彈」！）

「人生自古誰無略？留啥高粱照汗青」

唱吧，喝啊！泡在酒缸里喝酒，舒坦！

金門是炮彈打出來的！金門是酒泡出來的！

金門出了一些秦瓊宋江李清照徐志摩畢加索諸葛亮，

金門是酒的天堂！

2013.07.07



楊佳嫻

楊佳嫻，1978年生。台灣大學中文所博士。目前為清華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著有詩集《屏息的文明》、《你的聲音充滿時間》、《少女維特》、《金烏》（即將出版），散文集《海風野火花》、《雲和》、《瑪德蓮》，編有《臺灣成長小說選》、《青春無敵早點詩》（與鯨向海合編）、《靈魂的領地：國民散文讀本》（與凌性傑合編）。

夜 宴

有時候我錯覺你
彷彿就已經在那裡等我
在南方，乾燥如同
渴望的封邑
木棉，船哨與鹽
最裡面的房間
香木如金，弓弦
緊繃如少女
你本是抹了泥煤
微露的貴族

或者是我早已經
在那裡，每一個夜晚
每一分鐘，都像剛剛才到的客人
矜持著衣袖上的香
臉頰側轉，綻放
被簇擁的梔子花
夜宴的燭火
這是鴻門，我們
不確定是否
有去無回

天 河 畔

你眼中藏著複數的小月亮
你移動著，一行金箔像這個下午
果敢的記憶：
你的手腕擱在一疊紙上
你的膝蓋如此靠近
你的外套是炭筆畫

如何可以不墜落
檸檬鬆手，從枝頭垂擊直中
如何我就知道
我的錯覺是我的真實——
那些雨難道不是天河的蘆葦
那欄杆，傍著風，升起的難道
不是你肺腑中的游龍
無鱗，微香，不可以捕捉

我驚動了你嗎或者
是你看我暈眩降落
誤以為那月亮就是
月台，誤以為你的視線
是遲疑的筆，把我在紙上圈出來
像一個窒礙的翻譯詞

有時候我們飲酒
使血中生出差
你示我以懸崖上的金鳳花，蒼蘚與
碎冰。有時候你笑
使我失重，彷彿煉仙

鍛 鍊

我想我是碰見了
最強的靈感
在詩裡，你是全部街燈
雨季，消逝的金烏，
小晴朗夜的月暈——你是
它們的父親

我安於延宕
安於檢疫（是我傳染你嗎或
你就是那病）一般的隔離
我一定是平靜的
平靜地一觸，然後
就陷落

猝不及防的花
閃過騎樓，青翼之天使
最尋常的巷口
你指點過的麵攤
忽然，都變成了藏寶圖折疊
過度而破損，風景
窸窣的縫線

甚至我懷疑下一次
晤面以前
我是復活過了
頭髮裡留存著煤屑
肩胛處仍有棘刺
我是什麼都不怕的（是嗎）
即使你像一把利刃
投入我懷抱

梨子與俄國文學（與情史）

吃掉那顆心臟

一般大的

梨子

多麼費力

像被規定一個晚上

得讀完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躺在床上吃梨子

躺在床上讀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梨子投影在臉上

彷彿有心事

書本那樣厚，支撐不住

也可能直接打在

臉上。你知道的

所謂心事，就是臉上

難以化解的

瘀青（不就是杜思妥也

夫斯基的長相？）

咬開薄薄的黃皮革

咬開（你送我的）

多汁液的心臟

舌尖像忽然醒來

需要對象

可能我讀錯書了

我需要的是安娜

哦安娜卡列妮娜她剛剛

從激情

以及災難中回來（她真的

回來了嗎）

近蒂頭處微苦

近果核處微酸

像是把心和陰影一併吞下

我不知道

應該先去教堂

還是舞會

應該先告解（或保險）還是

跳了再說

懸崖近在咫尺

愛情莫非就是

魯莽的特技

現在這胸膛裡有兩種心跳了

如同太窄的床

太短的夜

甜度被提到最高

電線全部打結（托爾斯泰的鬍子）

為了緩解緊張

只好把自己

梨子一般大的心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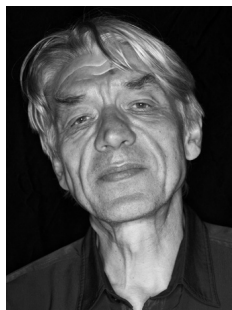
捐贈給你——

劑量最重的藥

像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哀愁的凝視，像安娜的

手勢與死



顧彬 (Wolfgang Kubin)

顧彬 (Wolfgang Kubin)，1945年生於德國下薩克森州策勒城。1973年獲波恩大學漢學博士學位，1974年在北京語言學院學習漢語，1977年至1985年任柏林自由大學東亞學系講師，教授二十世紀文學及藝術，1985年起任教波恩大學東方語言學院漢學系，自1995年任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教授。長期研究中國古代和現當代文學作品，中西思想史，哲學與神學等，以德文，英文，中文出版專著，編著，譯著達五十多部，如詩集《新離騷》、《愚人塔》、《影舞者》、《世界的眼淚》及《魚鳴嘴》，學術著作《中國詩歌藝術史》、《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譯著《魯迅選集》（六卷本）等，以及三本北島詩集、三本梁秉鈞詩集、兩本楊煉詩文集、一本翟永明詩集、一本歐陽江河詩集、一本王家新詩集等。第一本在台灣印行的著作為《白女神·黑女神》。2007年中國最高獎金中坤國際詩歌獎翻譯獎得主。2011年中國珠江國際詩歌節詩歌推動大獎受獎者。

Taipeh Ende August

In Taipeh Ende August bedürfen wir keiner Uhren,
denn in Taipeh Ende August wird es regnen nachmittags um drei.

Manch zarte Haut verschwindet da unter Regenschirmen,
manch klammer Blick folgt verlangend in die runde Kühle.

Du hast heute einen Kopf gekauft, um Haare schneiden zu lernen.
Es ist nicht mein Kopf, es ist der Kopf eines Fremden.

Eifersüchtig bin ich nicht, du musst mir meine Harre schon lassen,
so wie ich dem Fenster seinen Berg belasse in seinem vollen Rahmen.

Ich werde den Felsen vor mir nicht beschimpfen, ich werde nicht erwarten,
dass er nickt, denn er ist ohne Schuld, auch wenn er begehrt,

die steinerne Pforte zu öffnen zwischen zwei hohen Wänden,
da die Zikade sich in ihren Namen kleidet und zittern macht,

was ohne Heim ist und ohne Haus. Was war mein Verbrechen heute?
Ich sang kein Lied am Telefon, ich ließ mich nicht wecken von deinem Vogelruf.

Ich vergaß frühmorgens, mir deinen Namen zu geben,
denn ich erwartete den Regen in Taipeh Ende August nachmittags um drei,

um drei Uhren neu zu stellen für ein einziges Gedicht
und für manch weite und weitere Fahrt.

Der Komödiendichter Li Yu (1610-1680) läßt in seinem Theaterstück „Die Schollen“ (Bimuyu)
die Heldin einen Stein beschimpfen, bis dieser zu nicken beginnt. Der Stein, mit dem sie sich ins
Wasser stürzen wird, steht für den unerwünschten Mann der Lust.

八月末的台北

德惠 譯

八月末的台北不需要鐘錶，
八月末的台北下午三點會下雨。

有些溫柔的皮膚消失在傘下，
有些羞怯的目光在飽滿的清涼裡渴望地跟隨。

你買了一顆頭來學理髮。
那不是我的頭，它屬於某位陌生者。

我不嫉妒，你得任由我的頭髮生長，
如同我讓山留在整個窗框裡。

我不會辱 面前的岩石，也不會
等它點頭。它無罪，即使它渴望，

要打開兩堵高牆間的石門，
當蟬以它的名字為衣，並讓

無家無室者顫慄。今天我有什麼罪過？
我沒有在電話裡唱歌，也沒有在你的鳥鳴中醒來。

清晨我甚至忘了，對自己念叨你的名字，
因為我等著八月末台北下午三點的那一場雨，

以便為一首獨一無二的詩和一些遠而更遠的旅行，
重新校對三隻鐘錶。

註：劇作家李漁（1610-1680）在他的戲劇《比目魚》中，讓女主角辱罵一塊石頭，直到石頭開始點頭。這塊和她一起沉入水中的石頭，象徵著不受歡迎的貪欲男人。

Alte Wasser, neue Stimmen: Frösche statt Zikade, heuer früh im Mai.
Frauen von Taipeh lieben die Prärie, sie stöckeln auch hier,
am Rande der Stadt. Sie brauchen keinen Asphalt, denn Raubfrauen sind sie,
hier auf der höchsten Höhe so wie überall dort im tiefsten Tal.

Raubfrauen rauben die Blicke der Männer, sie rauben sie am Fuße der Berge,
sie rauben sie auf hoher Ebene, da kein Baum mehr steht.
Da tragen sie ihre Hündchen im Körbchen spazieren,
denn Auslauf sucht ihre Schuhware aus Paris, ganz so wie an ihrer Seite

manch Herrchen, das sie lieber in ihre Handtasche steckten
und sittsam bei sich führten. Von der Betelnuß haben sie es gelernt.
Die Betelnuß lehrt jeden Mann unterwegs: Sei auf der Hut,
bleibe wach. Schau das lange Bein, das lange Haar.

Schau den schlanken Schoß, die schmale Brust.
Und begehre, was dein nicht ist. Was zart sich gibt, ist waffentauglich.
Scharfe Schwestern heißen die Frauen von Taipeh.
Darum braucht jeder Mann einen Waffenschein,

bevor er sie ausführt. Sie schlitzen so gern Gehirn und Verstand.
Nur der Mann blutet, sie bluten nie, sie lachen und stöckeln,
denn sie unterscheiden nicht zwischen Stilet und Stilettoabsatz.
Wen sie im Tal empfangen, den richten sie zu auf halber Höhe.

Wen sie oben rauben, der trägt sie willig ins Bett,
tief gebeugt, tief im Blick, tief begehend.
Frauen in Taipeh fahren auch U-Bahn.
Hündchen und Herrchen teilen unter der Erde gemeinsam ein Körbchen

von der Größe und Einteilung ihrer zwei begehrtesten Körbchen.
Selig sind da alle drei, der Hund, so scheint's, an schmaler Brust,
der Mann, so scheint's, an schmaler Brust, die Frau, jederzeit
frei im schmalen Schoß, eine Betelnuß zur Hand,

derweil Oliven wir kauen, bis wir ihn genießen, unseren Ermattungsfrieden.

Die Betelnuß wird auf Taiwan von aufreizend gekleideten jungen Frauen an den Straßen
verkauft. Im Norden von Taipeh befindet sich der Nationalpark des Yangming Shan. Die dortigen
Wanderwege führen auf eine prärieähnliche Hochebene. Oliven kauen: die chinesische Vorstellung
von der Lektüre sperriger Gedichte. Ermattungsfrieden, so Heinrich Heine(1797-1856).

故水，新聲：是青蛙而不是蟬，今年五月初。
台北女人愛高原，也愛在城郊
腳蹬高跟鞋。她們是賊，不需要瀝青，
在這最高的山坡如同在最深的山谷，無處不在。

女賊們搶走男人的目光，在山下搶，
也在高原搶，即使那裡不再有樹。
她們挎著籃子裡的小狗散步，
來自巴黎的高跟鞋尋找自由遊走的機會，完全像

她們身邊有些男人，她們多想把他們塞進手包，
優雅地隨身攜帶。她們跟檳榔學會了這套。
檳榔教會每一個路上的男人：小心，
保持清醒。看這長腿，長髮。

看這纖細的腰下，小巧的胸。
想要那些你沒有的吧。它們看似溫柔，卻似武器。
台北女人也叫辣妹。
因此每個男人都需要持槍證，

在帶走她之前。她們很喜歡傷人。
受傷流血的只是男人，她們從不，只笑著腳蹬高跟鞋，
因為她們分不清匕首和鞋跟。
她們在山谷裡迎接誰，就會在山坡上傷害誰。

遭她們搶劫的人，甘願將她們帶上床，
並在目光深處，低低地伏身，深深地渴望。
台北女人也乘坐地鐵。
小狗和男人在地下共用那只大籃，
和她胸前兩隻裝滿欲望的小籃。
這樣三者都其樂融融，狗顯得如此，在她小巧的胸前，
男人顯得如此，在她小巧的胸前，女人
纖細的腰下隨時都空著，檳榔在手。

其間我們嚼著橄欖，直到享受精疲力竭後的平和。

註：檳榔在臺灣由穿著妖冶性感的年輕女子在街上賣。台北北部的
陽明山上的國家公園，那裡漫步的小徑通往一個類似開闊平原
的高地。嚼橄欖：中國人對讀晦澀詩歌的想像。精疲力竭後的平
和：海涅語。

Wer begleitet heuer wen
in seinen Abschied, in seinen Tod?
Ich sehe kein einsames Segel
den fernen Horizont flecken.

Und heuer ist auch nicht der dritte Mond.
Juni ist's. Kein Dunst, keine Blüten am Strom.
Ich sehe Beton allein, nenne Müll den treuesten Begleiter.
Ich mag der Freund nicht sein von Zement und Abfall.

Ein Gottesdienst galt einst dem Felsen am Strom,
wie gern glaubte ich dieser alten Mär.
Kein Freund besteigt mehr am Hafen ein Boot,
und was wir betreten, ist eine Rolltreppe nur.

Sie führt höher nicht, als ein Kranich fliegt.
Wir sind weiser heute als der alte Weise,
der dem jungen Flügelschlag vertraute.
Wir lassen beim Abschied Adler frei, nicht Fische.

Wir sehen keine Stadt, wir sehen auf einer Abraumhalde
das Zeichen für Gans, von einem Mandschu geschrieben.
Wir sehen einen weißen Drachen, manch Plastikflasche.
Hier war einmal das alte Land, unser altes Heim.

Es versank mit Pferd und Wagen im tiefen Sand.
Es blieb unweit ein giftgrüner See, ein Park mit Autostau.
Ihr singt da eure roten Lieder und fragt euch nicht,
wie kommt ein Lied zur Farbe, ein Kranich zu seinem Gelb.

Ihr sagt nur, allein die Spitze auf dem Dach ist echt.
Alles, was darunter sei, werde täglich neu.
Wir ziehen weiter die Höhe hinauf,
zum Herrn des Gammels. Sein Altar ist neu.

Sein Altar ist künstlich. Der Herr einte das Reich,
das entzweite Reich nie mehr. Wir zünden keinen Weihrauch an.
Wir sehen die Stadt am Horizont, Stein auf Stein,
und im Gebüsch finden wir keine Spur der Dichter.

In Wuhan am Jangtse findet sich der Turm zum gelben Kranich. Von hier soll einmal ein Heiliger auf besagtem Tier gen Himmel aufgefahren sein. Li Bai (701-762) hat 737 an Ort und Stelle seinen Freund, den Dichter Meng Haoran (gest. 740), verabschiedet und aus diesem Anlaß einen berühmten Vierzeiler hinterlassen, auf den obiger Text Bezug nimmt. Er soll auch Adler freigelassen haben, weshalb ihm heute in Wuhan ein entsprechendes Denkmal gestiftet ist. Buddhisten lassen Fische frei. Der Maler Mi Fei (1057-1107) hat einen Stein am Turm zum gelben Kranich wie einen Gott verehrt. Dem General Liu Bei (161-223) ist am Ostsee (Donghu) ein neuer Altar errichtet.

今年誰陪伴誰
在人們離開或死去的時候？
我看不見孤帆
在地平線的遠影。

現在也不是三月。
六月。沒有霧，也沒有煙花。
我只看見混凝土把垃圾當作最忠誠的伴侶。
我不喜歡作垃圾和混凝土的朋友。

從前人們在臨江的岩石上拜天地，
我多麼願意相信這古老的傳說。
今天不再有朋友登上渡口的小船，
我們只登上自動扶梯。

它不如高飛的黃鶴升得更高，
但我們卻比古代的先賢更聰明。
先賢相信黃鶴展翅。
我們卻在別離之際放飛老鷹，不放生魚。

看不見城市，我們只看見廢石場上
滿族人寫的鵝的字跡，
還看見一條白龍，一些塑膠瓶。
這裡曾經是古國，曾經是我們古老的家園。

馬和車都深陷沙裡，
只剩不遠處混濁的湖水，堵車的公園。
你們在那裡唱紅歌，卻不問，
歌怎麼有顏色，鶴怎麼是黃的。

你們只說，惟有塔樓的尖頂是真的，
下面的一切都日新月異。
我們沿坡地繼續攀沿去新建的祭壇。
一路垃圾，劉備成了垃圾的主人。

垃圾之主未能統一
分裂的三國。我們沒有點香祭拜，
只望著地平線上的城市，石頭相疊，
灌木叢中再也不見詩人的蹤跡。

註：揚子江畔的武漢有一座黃鶴樓。傳說有一位仙人在此騎上黃鶴飛上天空。李白(701-762)在737年與他的朋友詩人孟浩然（死於740年）在此告別，並因此留下一首著名的四行詩，是上面這首詩所涉及的內容。他應該也放生過鷹，因此今天的武漢還建了一座紀念碑紀念他。佛教徒放生魚。畫家米芾在黃鶴樓裡把一塊石頭當神祭拜。在東湖邊有一處新建的劉備將軍鄂天壇。

Dies ist der Monat der Geister, sei also auf der Hut.
Hungrig wird sich ein jeder auf dich stürzen im Grasland, im Grasland,
wenn du, statt Speise und Trank bereitzustellen, vom Anfang der Berge sprichst,
unten am Fuße, oben auf der Höhe, und zitternd, was launig webt und strebt,
betrachtest.

Neck keinen Büffel im Hochland, kau keinen Gummi in der Bahn,
steh geduldig Schlange, halt aus im Stau, ob Hauptbahnhof oder Yangming Shan.
Die Zikade erwartet dich in Busch und Tal. Sie schmettert ihren Ruf,
als käme der Vulkan erneut über dich und deine Kinder.

Dies ist nur ihr Liebesverlangen. Dies ist ihr Sommer, denkst du,
dies ist eines jeden August, da sich jeder vorbereitet auf den Herbst,
da wir bald nichts mehr erkennen, den Farn, das Korn, die Hand,
die vom Nacken hinabgleitet und inmitten innehält.

Es ist nicht die Sage, die flieht, es ist der Berg, der flieht.
Er flieht mitten in die Stadt und hinterdrein sein Pfad,
damit, wer müde vom Buch, von der Zahl 101, die Farben neu erlernt,
das Lied beim Pflücken des Tees, und singt, was eine andere Hand verschweigt.

Tee bedarf der Freunde, wie auch der Tabak, wie auch der Wein.
Vielleicht bedürfen auch wir für die kommende Dunkelheit einer Decke,
damit sich neu die Frage stellt, wer wärmt wen, wärmt die Decke uns,
oder wärmen wir die Decke? Vielleicht sehen wir auch nur zu,

wie andere eine Decke wärmen oder eine Decke andere wärmt.
So wie wir andere gern trinken sehen, ohne selber zu trinken,
und unsere Freude haben an der Freude anderer. So gewinnen wir nichts
als die eine, die uns bald verläßt, so wie ein Geist uns verläßt,

wenn er satt und trunken heimkehrt in die Höhe über uns
und unserer gedenkt in der Tiefe, wo wir lachen, wo wir weinen,
weil alles sich verbirgt, so wie wir in einer Decke, so wie der Rotwein
in einem Teeglas, so wie das Papiergeld lodernd in hoher Tonne.

Taipeh ist von Bergen umgeben, die mitten in die Stadt zu fliehen scheinen. Der Yangming Shan, ein Vulkan, hieß früher Grasberg (Cao Shan) und ist heute ein Nationalpark. In den südlich gelegenen Bergen von Taipeh wird Tee gepflückt, wobei im Wechselgesang Mann und Frau umeinander werben. Mit 101 bezeichnet man das 2008 noch höchste Gebäude der Welt im Stadtzentrum. Lin Yutang (1895-1976), dessen Bleibe auf dem Weg zum Yangming Shan heute ein Museum ist, war der Auffassung, Tee, Tabak und Schnaps bedürfen zum Genuss der Freunde. Der August, der siebte Monat nach dem Mondkalender, ist der Monat, da man nach traditioneller chinesischer Auffassung am 15. Tag (ca. 15 August) die armen Seele zu beköstigen hat und für sie Papiergeld verbrennt. Die buddhistische Bezeichnung ist Ullambana-Fest, im Chinesischen Zhongyuan pudu, volkstümlich spricht man von baibai (verehren). Die Zeremonien sind allerdings nicht auf den einen Tag konzentriert, sondern finden um diesen Tag herum statt.

這是鬼月，因此小心。
草地上每個人都會饑餓地向你襲來，草地上，
如果你不備好食品 and 飲料，而說到山的形成，
在山腳，在山坡，顫抖著，觀察那些隨便亂動者。

不要在高原上打趣水牛，也不要不要在火車上嚼口香糖，
耐心排隊，容忍堵車，無論火車站還是陽明山。
蟬在灌木叢和山谷裡等你。它們高聲叫喚，
仿佛火山再次爆發，向你和你的孩子們襲來。

這只是它們對愛的渴望。這是它們的夏天，你想，
如往年的每一個八月，大家都準備迎接秋天，
很快就不再認出，蕨草，穀粒，
和從頸部下滑、停歇在中途的手。

這不是逃逸的傳說，而是逃逸的山，
它逃到城市的中心，跟隨它逃逸的足跡，
以便，厭倦了書和101的人，重新熟悉顏色，
學會採茶歌，並唱出，另一隻手隱藏的秘密。

茶需要朋友，煙也需要，酒也需要。
為即將來臨的黑暗，也許我們也需要，一床毯子，
這樣便出現誰溫暖誰的新問題，是毯子溫暖我們，
還是我們溫暖毯子？也許我們也只看見，

別人怎麼溫暖毯子或毯子怎麼溫暖別人。
如同看見別人怎麼愛喝酒，而自己不喝，
並快樂著別人的快樂。於是便贏得
一份很快丟失的愛，如同鬼魂離開我們，

當它酒足飯飽醉醺醺回到山上，
並想著山下的我們，那裡，我們在歡笑也在哭泣，
一切都隱藏起來，如同我們在毯子裡，如同紅酒
在茶杯裡，如同熊熊燃燒的紙錢在深深的桶裡。

註：台北群山環抱，似乎朝城中心飛來。陽明山是一座火山，從前名叫草山，今天
是國家公園。台北以南的山區種植茶葉，採茶時男女會對歌比賽。101指2008年時世
界上最高的建築。林語堂在去陽明山路上的住處今天是一處博物館，他認為，茶、
煙、酒需要朋友一起享受。八月，農曆的七月，傳統觀點中，人們在15號這天為死
者供食和燒紙錢。佛教術語「盂蘭盆經節」，中文「中原普渡」，民間稱「拜拜」
。但這儀式並不在一天舉行，而是這一段時間。

Niemand spricht von August, alles spricht vom siebten Monat,
Sind auch wir mitten im Leben nichts anderes als ein Geist,
der einem anderen Geist Geistergeld verbrennt
auf der Straße und lodern am lichten Tag?

August ist der heißeste Monat und der kühlfste auch
bei Feuerkopf im geschlossenen Raum, da wir, auf Null gebracht,
der scharfen Tunke Geschnetzeltes begeben und manch grünes Blatt.
Alles versinkt im brodelnden Sud, so wie wir versinken, versanken

in Depression und Aufbegehren, im Unglück des Lebens, wie du sagst.
Wir hinterlassen keine Residenz zur Besichtigung, zum Auslauf nicht,
auch keinen künstlichen Park am Fuße des Graslands,
da wir einst jemanden gefangen wähten und heute vergeblich suchten.

Morgengebet und Morgenmesse sind uns lieber als der Dom des Kapitals,
da in hundert Höhen und in tausend Tiefen Engel und Teufel,
gleich geschäftig, ohne Auge füreinander, aneinander vorbeieilen
und nichts wissen von meinem Sud, der brodelnd überspringt

und deine helle Tunke dunkel färbt, deine milde Soße beißend würzt.
Heute zogen wir mit Trommel und Gong in den Tag,
waren Nonne, waren Mönch, kauften ein Buch, aber kein Aroma.
Der Feuerkopf war nur Anlass, vergeblich bloße Haut mit den Augen abzukaufen.

In Taipeh isst man auch im heißen Sommer Feuerkopf, natürlich nur in Räumlichkeit mit Klimaanlage. Im Stadtteil Shilin befindet sich die ehemalige Residenz von Jiang Jieshi (1887-1975), die heute ein Park ist. Das im Volksmund 101 geheißene Gebäude ist seiner Einkaufspassage wie ein hoher Dom gestaltet. In der nahegelegenen Buchhandlung Eslite (Chengpin Shudian) werden u. a. auch Aromata verkauft. Kleinlastwagen mit Trommel und Gong, die man auf den Straßen von Taipeh sehen kann, dienen der politischen Propaganda.

沒人說八月，大家都說農曆七月，
難道生活中的我們不過是鬼魂，
在街上和明亮的天光下，
為別的鬼魂燒冥幣？

八月是最熱也是最冷之月，
當人們在關閉的室內吃火鍋，被凍到零度，
往辣湯裡加入肉片和綠葉。
一切都沉入沸騰的湯裡，如我們正沉入，已沉入

憂鬱和抗爭，在生活的不幸中，如你所說，
我們不留下住宅供人參觀，供人漫步，
也不在草山腳留下人造公園，
因為幻想中我們曾抓到某人，今天仍在徒勞地尋找。

我們情願要清晨的禱告和彌撒，而不要賺錢的教堂，
那裡，樓上樓下的天使和惡魔
都同樣忙碌，他們不彼此關注，只擦肩而過，
也不知道我沸騰跳躍的火鍋湯

和你的清湯被染混，你清淡的醬汁被加入辣味。
今天我們帶著鼓鑼，
是尼姑，是和尚，買了書而沒買香料。
火鍋只是誘因，男人只徒勞地打望美色。

註：人們在台北炎熱的夏天也吃火鍋，當然只在關閉的有空調的室內。士林區蔣介石故居，現在是公園。民間所說有101大樓是一種大教堂似的高廈，那附近的誠品書店也賣香料。台北街頭可見載著鼓和鑼的小卡車，是政治宣傳的工具。



金尚浩

韓國首爾人，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專長為中國現代文學、台灣文學、比較文學、文學評論。現任修平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副教授。曾獲「東亞人文學會慕山學術獎」(韓國)、「傑出研究成就獎」(中國)、「模範教師獎」(台灣)、「優秀研究論文獎」(美國)等。目前擔任國際學術期刊《中國學論叢》、《東亞人文學》編輯委員，國際半年詩刊《Asia Poem》(韓中日英)編輯顧問，《臺灣現代詩》、《亞細亞文藝》編輯委員，「東亞人文學會」副會長等職。著有《徐志摩詩研究》、《中國早期三大新詩人研究》、《戰後台灣現代詩研究論集》。韓譯有《陳千武詩選》、《半島的疼痛：金光林詩選100》、《巫永福詩選》、《趙天儀詩選》、《方明詩選》、《木魚聲：台灣現代小說選II》、《夢中的台北：台灣現代小說選IV》、《鄭炯明詩選》、《余光中詩選100》、《莫渝詩選》、《李敏勇詩選100》、《黃騰輝詩選》、《白萩詩選100》、《台灣文學史》等多種。

金光林（金尚浩父親）詩三首

천근의 우수

아무도
이 무게를
들어올릴 수는 없다

하지만
내 얼굴은
능히
이를 감내한다

아무렇게나
움켜잡아
내 끈지는
크레인일 수는 없지만

나일강의 흙탕물을 들이켜고도
말없는 스프링크스처럼

千斤的憂愁

金尚浩 譯

誰也無法舉起
這麼笨重的憂愁
可是
我的臉竟能
如此把它承擔起來
能輕易地捕捉
而任意甩開
無法做為起重機
只有假裝像喝著尼羅河渾水之後
卻默默不語的
獅身人面像一樣

예금을 모두 꺼내고 나서
사람들은 말한다
빈 통장이라고
무심코 저버린다
그래도 남아 있는
0이라는 수치

긍정하는 듯
부정하는 듯
그 어느 것도 아닌
남아 있는 비어 있는 세계
살아 있는 것도 아니요
죽어 있는 것도 아닌
그것들마저 훌가분히 벗어 버린
이 조용한 허탈

그래도 0을 꺼내려고
은행 창구를 찾아들지만
끝내 무결할 수 없는
이 통장

분명 모두 꺼냈는데도
아직 남아 있는 수치가 있다
버려도 버려지지 않는
세계가 있다

把全部的存款領出來
人們說
空的儲金簿
不加考慮就把它丟掉
可是簿子裡還存在著
叫做 0 的數值呢

好像要肯定
好像要否定
或許什麼也不是
被留下來的空的世界
不活也不死的
完全脫掉生死之後的
靜寂的虛脫

可是還想要領出 0 數值
雖然到銀行視窗
但是在現世仍然無法尋找其存在
總是不能完全變無的
這本儲金簿

確實把一切都領出來了
但是仍然還有一個數值的存在
要丟也無法丟掉的
一個 0 的世界

반도의 아픔

칭얼대는 손자를 아랑곳없이
조간사회면에 눈길이 쏠렸다가
돌연 반도에 통증이 일었다
이 중섭의게 발이 짝은듯

일찌기 어머니의 젖꼭지를 깨물던
조상대대로의 관습 그대로
돋아나는 이 발이 근지러워
손자는 나의凸부를 문 것이다

순간나는
자지러질 수도
뉘에게 소호할 수도
더더욱 머느리앞에선
아프다 할수 없는 아픔을
잔뜩 움켜잡아야만 했다

새삼 어린것을 두고
《강아지같은》이라한
어느 시인의 말이 생각났다
(귀여움이겨우면
물릴 수도 있다는)

어수록 멍청하다간
떼일 수도 있다는
이어쳐 구니 없는 수난을
지금 반도가 치러야 하다니

남모르게
나는 목메일 수 밖에 .

半島的疼痛

金尚浩 譯

不理睬纏繞的孫子
繼續翻閱早報的社會版
忽然在半島上痛起來
被李仲燮的螃蟹剪子夾住了似的

昔日咬過母親的乳房那麼
世世代代傳承的習慣一樣
是長出新牙才會癢得難耐
孫子突然用力咬了我的凸部

剎那我呢
不敢喊出驚愕的聲音
也不敢告訴任何人
尤其在兒媳的面前更不敢表示疼痛
只好用手緊緊握住忍痛

一時想起某位詩人
對幼兒形容說：「像小狗那麼可愛」
卻沒想到（過份寵愛偶而會被咬傷）的道理

純情而漫不經心
也許會被侵略的可能
這樣沒有理由的受難
現在我們的半島為什麼要付出代價呢

誰也不知道的疼痛
我只是哽咽而已







葉汐帆 (Rachid Lamarti)

出生於地中海岸的小鎮--巴達隆納。是詩人，也是語言學家。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教授。匯集豐富西班牙語、西班牙及拉丁美洲文學的教學經驗於一身。主要研究領域為譬喻學、針對華語學生西語教學、漢學及西班牙語文及文學。出版詩集有 *Dios los cría* (2008年)和 *Hacia Kullun* (2013年)。此外，也曾在專業語文及文學評論刊物上發表過多篇學術文章。

Habría que empezar, por una vez, de una vez,
como nunca antes,
por el principio.
Por la vibración del círculo,
y los peces.

終究要開始，現在就開始，一次 至終
史無前例
將從頭開始
從圓圈的震盪
及魚兒們 開始

Besar el agua.
Sentir la frialdad en el reflejo.
Abrir cristales.
Sembrar dragones
a lo largo del invierno.
Anclar.
Zurcir la luz
con las últimas lluvias de febrero.
Entre la calma y la tempestad,
elegir la calma.

吻水
在倒影中感受冰冷
一整個冬天
打開玻璃
播種龍群
用二月最後幾滴雨
泊錨
縫補光
在平靜和風暴中
擇選平靜

El nombre es irrelevante. Es el suyo el más irrelevante de los nombres. Sube con su nombre irrelevante a la azotea por el camino corto: la escalera arborescente. Se descalza. Descalzo se complace con la irrelevancia de su nombre. A gritos se llama por su nombre. No acude nadie. No responde nadie. No nombra a nadie con su nombre. Dentro de sus zapatos planetarios han brotado caracoles, tréboles y albercas.

名字不重要。而他的名字是最不重要的那一個。他帶著他無關緊要的名字，從宛若大樹一般伸展的梯，挑了捷徑往陽台走。他脫了鞋子。脫了鞋子的他，對他毫無重要性的名字感到得意。他大聲呼嘯著他的名字。無人來。無人回應。無人以其名取名。在他宇宙似的鞋裡，冒湧出蝸牛、幸運草及水窪。

Su formidable cola impulsará al pez Kun
hacia esas regiones que brotan de las orquídeas.
Batirá sus aletas y una lluvia iridiscente caerá
sobre los pámpanos de la vid,
sobre los bambúes,
sobre el aduar de los beduinos.
De la pagoda en la colina verde
manará el aroma desenvuelto de los ciruelos.
Se hará de noche sin que me dé cuenta.
Pangu compartirá conmigo sus recuerdos
a orillas del lago nuboso.
Posados sobre la baranda del muelle
diecisiete papagayos azules,
cuando la barca no espera.
Sólo a oscuras el camino se hace evidente.
He andado a tientas.
He andado a tientas entre melocotoneros.
He andado a tientas entre melocotoneros en flor.
La Isla de los Inmortales está tan cerca.

用它奇異的尾鱗鯤魚向前推進
往 冒現蘭花之地前進
當它拍動魚鱗時，會下彩虹般的雨
下在葡萄樹的葡萄藤上
下在竹林上
下在貝都因人的帳篷上
從綠色山坡的佛塔上
湧出李子的香氣如滾落般
夜色來襲 在我不經意時
盤古會和我共享他的追憶
在霧色迷漫的湖邊
在碼頭的欄杆停駐
十七隻藍色的鸚鵡
當船隻不再等候
唯有在黑暗中路才變得清晰
我摸索地走著
我摸索地走在蜜桃樹林裡
我摸索地走在盛開著花的蜜桃樹林裡
仙島在不遠處

Soy el primero en descreer de lo que digo.
Froto la lámpara, la limpio de genio.
Yace dentro el pez brujo
regando un secreto.
Después del esfuerzo,
un oasis de olvido,
mientras se pliega el misterio
sobre sí mismo.

對我說過的話，我是最存疑的那一個
我擦拭神燈，把精靈淨除
燈裡只剩巫師魚
向著秘密澆水
用盡精力之後，
失憶的綠洲浮現
與此同時，
謎團往自心向內收褶

註：Genio 在西班牙文裡意指“精靈”，也有“天才”之意。
因此作者在此有一語雙關的用意。

Hay un misterio en el agua,
oculta el agua un misterio,
el agua misma es extraña.

有個秘密在水裡
水藏匿了個秘密
水本身就是個謎



陳黎

陳黎，本名陳膺文，1954年生，台灣花蓮人，師大英語系畢業。著有詩集、散文集、音樂評介集等二十餘種，譯有《辛波絲卡詩選》、《聶魯達詩精選集》、《精靈：普拉絲詩集》、《拉丁美洲現代詩選》等十餘種。曾獲國家文藝獎，吳三連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金鼎獎等。1999年，受邀參加鹿特丹國際詩歌節。2004年，受邀參加巴黎書展中國文學主題展。2012年，獲邀代表台灣參加倫敦奧林匹克詩歌節。詩集譯為外文出版者有英、法、日、荷蘭文等幾種。

海市

一大早，他們就去海平線上那座市場做生意，買賣股票、期貨、奇貨、水貨……，下訂單。鄰近第十五號蜃樓，是一排可以俯視海景的海鮮店。開著低溫宅配貨櫃車的司機，卸貨後，會到轉角的加油站替長途跋涉的車子加魚油，並且和檳榔灘上穿著絕對清涼的美人魚西施說笑。屢屢有人不爽，把購物車大力往下推，引發陸上的氣象局發佈海嘯警報。我們通常去一家名叫「五十弦」的複合式茶鋪飲早茶，嗑海瓜子，並買一些鮫綃和鮫人珠。所有的小費都必須以金幣、銀幣或鎊幣投入，不接受紙鈔，要不然到了晚上就看不到大大小小璀璨的星星……

八方

一方面愛他
一方面恨他
一方面偏他
一方面騙他

一方面氣她
一方面騎她
一方面怒她
一方面怨她

廚 聖

你享有特權，在耳聰目明
未及耳順之年就被我稱為聖
因為你在我家廚房打雜兼差
三十餘年，在為人師為人妻
為人母之外。你精通應用數學
擅長把廚餘剩菜，加上冰箱裡
保存的前朝或前週古物，重新
排列組合成下一餐未必佳的
家餚，真是崇尚環保，愛用
廚剩的廚聖。你愛放、愛吃
辣椒（而我怕吃），遂讓你
一黨肚大，美味獨吞，或者因
我不敢多夾菜，造成殘局殘壘
隔餐繼續苦戰的局面。你家學
淵遠，把令尊令祖私房的
滷牛肉、麵疙瘩進口到花蓮
讓我們一家三口，聞味即滴水
壓足之後，全身幸福滿脹得
起疙瘩。知我不喜也懶吃水果
你囤積了各式果菜機，獨出
配方，把於我是種種苦難的
果實聚合榨成其味難辨，妙
不可言的流汁。你也許覺得
「廚聖」這稱號不順耳，我
可以改呼你為「聖阿芬齡」
聖哉，因你讓吾人令齒（也
就是美齒）留芬香，並且每日
嘮叨如懸在廚房窗口的，啊
風鈴，叮叮噹噹，響徹天下

周 朝

你的圓周至今無遠弗屆
你的圓心是寧靜，無邪的
颱風眼，以西，以東，以
春秋戰國為半徑，爆開百家
爭鳴，穿越時空的知識的
暴風圈。Confucius says 就是
子曰，有朋自遠方來訪不可道
不可名的自由大道，不亦樂乎
學無用、無為而時習逍遙之
以游無窮，不亦悅乎？自行
束脩（也就是帶著十條肉乾）
以上（來留學的），吾朝未嘗
無誨焉——無論是政治學或
營養學。治大國若烹小鮮，烹
小魚可以用治大國的方式
混以前面所收的腐儒之肉
荀子的荀子，加上墨家的
墨魚汁，名家油腔滑嘴的口味
以縱橫家縱橫交替之鍋鏟法
料理之，美味其周全矣。你的
子民日出而作，在圓周上半的
「田」中耕耘。你的子民日入
而息，用圓周下半的「口」
隨興歌唱：鄭風、衛風、幽風
周南……詩三百中最好的詩歌
道是虛的還是實的？天是圓的
還是扁的？他們週而復始問
這些問題。你以周而復始
不斷被世界翻新的一波波
思潮，圓滿地回答他們

客中水月

1. 十分水

細妹仔恁靚！

你的瀑布好像（十分，十分
像）她們的
細肩帶，細細的……
有聲
有色
有舌

隨熱天的風伸出去
舔細佬仔面頰卵紅啾啾的血

一條條博命的花舌

2. 三峽月

我至極望你像三峽的月
光光

我細細聲講：分我一半
的光

我登時看到你脫下來一半的你：

脫
月

兌

跌落去我的心

兌

心
悅

一蕊歡喜的夜合花：

你的，我

的
光

註：（客語）細妹仔，女孩子。恁靚，這麼漂亮。細佬仔，男孩子。面頰卵，面頰。至極，極度。



胡續冬

胡續冬，本名胡旭東，1974年生於重慶，1991-2002年間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與西方語言文學系，獲文學博士學位後留校執教，現為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兼任北京大學巴西文化中心副主任。大學期間開始詩歌寫作，已出版《水邊書》、《風之乳》、《愛在瘟疫蔓延時》、《你那邊幾點》、《日曆之力》、《終身臥底》、《旅行/詩》等詩集，曾獲得劉麗安詩歌獎、柔剛詩歌獎、明天·額爾古納詩歌獎、「中國當代十大新銳詩人」、珠江詩歌節十年大獎等獎項，作品被譯為英、德、法、西、葡、日等多種語言。2003-2005年間曾客座執教於巴西國立巴西利亞大學，2008年曾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IWP），同年入選西班牙政府「安東尼奧·馬查多詩歌計畫」（BIAM），2010年曾客座執教於臺灣中央大學，2012年曾應邀出席西班牙科爾多瓦寰宇詩歌節（Cosmopoética）。亦從事詩歌翻譯工作，從英文、葡萄牙文翻譯的詩歌與詩論散見於各種文學期刊與網路。作為散文作家，著有隨筆集《浮生胡言》、《胡吃亂想》與《去他的巴西》。

座頭鯨

罹患巨乳症的天空
把兩大坨下垂的烏雲甩到
海面上。乳溝中一艘
細小的漁船，一轉舵
便長出了翅膀，追趕著
一群鷗鷺，飛出了
不斷修正著海岸的車窗。
海的重量隨盤旋上升的公路
而增加，快到山頂時
我單薄的視網膜已兜不住
那沉重且晦暗得如同父輩
的海。我閉上眼。
車裡，空調吹出的冷氣
像鋼琴師的手指
暗自在我手臂上彈奏著
洄瀾的海水，我感到
我皮膚下游來一大群座頭鯨，
它們全都抬起了頭，噴出
像正體字一樣莊嚴的告別語。

（2010年寫於花蓮）

笑 笑 機

你愛笑。
每天早上醒來，
你一伸懶腰
就把自己變成了一台
渾身都是開關的笑笑機。
我輕輕碰一下，
你就送我一串咯咯響的禮物。
還有幾串咯咯聲飛到了
媽媽身邊，
你忽閃著大眼睛指揮它們，
打敗了她臉上的
黑眼圈怪獸。
更多的咯咯聲
在家裡四處飄蕩，
它們都是長著翅膀的粉刷匠，
把牆壁、桌椅甚至
裝滿了紙尿褲的垃圾桶
都刷上了你呼出的奶香。
你笑得最響的時候，
往往是坐在我的腿彎裡，
我拉著你的小手，
你派出
整整一個軍團的咯咯聲，
它們手持咯咯響的彎刀
把我肺葉裡的晦氣
砍得哈哈大笑，
連我身上最隱秘的失敗感
都被你裝上了笑的馬達：
我也變成了一台
大一號的笑笑機，
你嘴角微微一翹，
我就笑到雲端樂逍遙。

片 片 詩 —— 寫給我們的女兒哥舒

以前，爸爸每天都要看片片，
要麼和媽媽一起，看
有很多帥叔叔的片片；要麼
自己一個人，看那些
有光屁股阿姨的片片。現在，
爸爸每天都在給你換片片。
你小小的身體是一大片
神奇的新大陸，
爸爸像個冒險家，不知疲倦地
從你身上偷運出沉甸甸的寶物：
黃燦燦的金片片，
水汪汪的銀片片。
金片片，銀片片，深夜裡，
在你直撼天庭的哭聲中，
冒險家也會看花了眼，
把濕漉漉的紙片片
全都看成了在夜空中兀自播放的
片片：有時候是公路片，
五年後，我和媽媽拉著你
走向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
有時候是奇幻片，十年後，
我醉心於觀察媽媽的美顏
如何一眉一眼地移上了你的臉；
我最經常在濕片片上看到的，
是最酣暢的武俠片，
二十年後，你青春大好，
一身的英氣裹緊了窈窕，
在這詭異的人世間，
「橫行青海夜帶刀，
西屠石堡取紫袍。」

二炭船香（清明節懷念二位亡友）

兩年前，我在澎湖西嶼的二炭村
買到這盒船香的時候，你們倆
一個已經在天上，把白雲搏出了
雪山的韻腳，一個還在地上，

在一滴清亮的文字裡，接納了
深夜裡的風沙和一大群失眠的駿馬。
現在你們倆都在那個高高的地方，
或許，都長著一對漢語的翅膀。

你們劃動的氣流或許正在成為
被群星傳誦的、一光年長的詩行。
你們或許會偶爾去看望對方，
從溫暖的翅膀下拿出各自珍藏的

最好的時光，交給對方保管。
你們，如果真的偶爾會在一起，
或許還會交換一下我們在人世間
那些像記憶一樣不知所謂的想念。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你們倆
今天的天空才藍得如此坦蕩，
就像你們喝了點小酒，每每
笑一小下，藍天就朝更遠處綻放。

且讓我來為你們倆點上一支
二炭船香。那高高的地方或許沒有
河流和海洋，但我願你們的青春之軀
如掛滿風帆的智慧一般暢行在天堂。

此刻，我看見船香的包裝盒上印著
「好膽麥走」，閩南語，意思是
有膽量就別走。這句話我很想說出口：
假如你們沒走，假如我們的性情和血肉……

娃娃音

娃娃音的朋友帶你去
坐滿娃娃音學妹的餐廳吃飯
電視裡還有娃娃音的主播
轉述著娃娃音的兇殺和娛樂

當娃娃音的女服務生
拿著娃娃音的菜單走到你身邊
你突然想吃她聲帶上鮮美的母音
想吃娃娃音的平水十八韻

你開始用耳朵進餐，吃進去的
全是涼拌娃娃音、清蒸娃娃音
娃娃音燜桂竹筍和一大碗
加有語氣詞的酸菜蚵仔娃娃音湯

吃完飯，你的視網膜竟也
罩上了一層娃娃音。你坐上
娃娃音的捷運，看見一雙雙
娃娃音的絲襪講著腿部的悄悄話

而你註定無法吸收所有這些
娃娃音。它們終將在你的胃裡
形成一小塊島嶼狀的娃娃音結石
你每日消化的，仍是兇猛的陸地動詞

（2010年寫於中壢）



焦桐

1956年生於高雄市，曾習戲劇，編、導過舞臺劇於臺北公演，已出版著作包括詩集《焦桐詩集：1980-1993》、《完全壯陽食譜》、《青春標本》，散文《我的房事》、《在世界的邊緣》、《暴食江湖》、《臺灣味道》、《臺灣肚皮》、《臺灣舌頭》、《滇味到龍岡》，童話《烏鴉鳳蝶阿青的旅程》，論述《臺灣戰後初期的戲劇》、《臺灣文學的街頭運動：1977～世紀末》等等二十餘種；編有年度飲食文選、年度詩選、年度小說選、年度散文選及各種主題文選五十餘種。

景美溪堤岸

這是我們家樓下的運動休閒公園，
我們常在這裡騎單車，溜狗；
這是黃昏時我們談心的步道，
順著溪流能一直走到淡海。

我們跨過小橋，橋下有石頭像船，
我們揚起舌頭的帆，邊走
邊規畫家庭旅行，未來的
湖泊。海洋。遊艇。美食。不可及的雪山。

我們面對著溪流練平甩功，起風時
我們坐在橋下聊一些往事，天空陰霾
欲雨——

天空落了一夜雨，溪水
往事般暴漲，作勢要
漫過恐懼的堤防，溢過
我刻意美化過的場景。

哀愁如夜幕，無邊無際
住進我的身體裡，
睡意又黑又深，
像感性的景美溪，日夜
唱著恍惚的輓歌。
歌聲眼淚般潮濕，淹沒
草地，籃球場，腳踏車道……

暴雨停歇，溪水不再
神經質，走過的路留下一層
記憶的淤泥。

我繼續低頭走路，認真
不去想一起規畫過的
家庭旅行，不去
溪流中尋找你臉孔。破碎的
月光諾言般閃來閃去——

我的路途還剩下影子：
道南橋的影子，
教堂的影子，
運動公園的燈影。
我好像一直看見你背影……

柿子頌

風霜變顏色，雨露如膏油。

——宋·孔平仲

突然激動了起來，九降風
在風的故鄉一路喧嚷，從山頭抄農場小徑狂奔打聽
睽違的音訊，撞得稻穗
哀哀叫，將空氣鍍金，點燃
滿城曖昧的街燈；撫摸你全身
潮紅如吻。我想借用九降風的嗓子
來坦白，反覆呼叫著名字，
用雨露的指尖疼惜
你私密的風霜，
皮膚下的脈動。

如果坦白太澀太硬，我還要借用
秋陽，封存體溫封存
無端掀起的熱度。和你青澀時
相對，往事歷歷的青澀；
和你的紅顏相對，叫裸裡的肌膚
每天日光浴。曝曬陳舊的言辭，
曝曬成熟的氣息，熾熱的
深呼吸，叫滿山施放
甜蜜洶湧的煙火，誓言般
重逢，胴體誓言般柔軟。

文旦頌

蓼岸風多橘柚香，江邊一望楚天長。

——宋·孫光憲

我想是那直來直往的日光激情了整個夏天
輕撫到皮膚變了顏色，我想像
是專注的露水擁抱每一夜
豐滿柔嫩的身體，
不懼怕風雨來謠言。

我總是嚴冬時就開始預約
秋天的身影。今天
街頭巧遇，渴望
聽見你的消息如
遲疑多情的花訊，長鏢
心頭的那句話，等待
你的體香支配我的呼吸——

等待如宿命，又酸又苦又漫長，
實在不堪再等下去了，
綠葉在風中眷戀著香花，不堪
夏日太熾烈的狂吻；
椿象和果蠅在夕陽中留下
一些記憶的齧痕。
難以保存的青春期，等到
風韻更成熟，比秋月
溫柔，比深夜更深沈的
懊悔，皮膚也失去了光滑和彈性？

等待的故事是
時間的陷阱，
越老越甜蜜的嘆息，
很快就過了走味的後中年
甜美中透露出微苦，
壓抑的手勢變成了告別的身姿。

一葉蘭頌

經過那次大地震，我們之間
到處是崩崖，斷稜。抽象的
情節已嚴重坍塌，裸露
亂糟糟的廢輪胎，現實的
鋼筋，秋草般的亂髮
依戀著薄霜。

山風帶我夢回眠月線——
一葉櫻。吉野櫻。八重櫻。大島櫻。千島櫻。高砂櫻。豆櫻。牡丹櫻。
鬱金櫻。普賢象櫻。東錦櫻……
山風撩撥垂老的山櫻那樣努力撩撥
春天，帶我夢回眠月線。尋你的路
是如此陡峭，濕滑，落石紛紛
落在慌亂的鐵軌，通往你的
棧道，鐵道上的巨石蓄積了厚苔，一束束
光穿透樹隙在苔蘚上牽著
影子。中海拔的調色盤——

雲霧如言詞停不住翻湧，曙光
透露暮色，我想走的路
出現大斷崖。落石
如猜疑紛紛警告
封鎖我們預約的
隧道。攀繩索
上升，攀繩索
下降，箭竹林裡撩撥穿行
不對稱的地形。忽然又升起了迷霧——

薄霜的輪廓。春天的調色盤
重繪你的姿態，追尋你越過忐忑的
隧道。野性的深呼吸，言詞抽芽如
球莖，不對稱的孤葉懷抱
紫花，戀情的刺青，
寧靜如體香。

包種茶頌

茶葉思念般輕度發酵
湯色好像薄霧挽留著春天
清爽得像晨風在舞蹈
揚起花苞的集體深呼吸

茶韻山泉般繞來繞去
味道是貓空纜車深情凝視的
秀水公園和濱河公寓
麗影依然在那裡走來走去



蜂飼耳 (Mimi Hachikai)

蜂飼耳 (Mimi Hachikai)，1974年出生於日本神奈川縣，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主修日本上古文學），為當今日本詩壇最受矚目的年輕女詩人之一。1999年出版處女詩集《隨時濕潤的陣地》，獲第五屆「中原中也獎」。2005年出版詩集《吃者被吃掉的夜晚》，獲第56屆「藝術選獎」文部科學大臣新人獎。2006年，另獲「神奈川文化獎」未來獎。2007年出版詩集《掩蓋的葉》。2013年7月出版詩選集《蜂飼耳詩集》（思潮社）。另有小說《紅水晶》、《轉身》，散文集《孔雀羽毛的眼在看著》、《秘密的行為》、《空席日記》，以及童話和繪本等。現於早稻田大學教授文學課程，可謂全方位的寫作者。2009年11月首次受邀參加太平洋詩歌節後，對花蓮風土人情念念不忘，回日本後先後寫成〈花蓮之旅〉一文在《文藝春秋》發表、詩作〈花蓮港，花蓮〉在日本《ユリイカ》月刊發表，花蓮的形象、聲音、氣味已然融入詩人的生命中。

銀河

あなたを消すことが不可能なら俺が消えたい
そんなこといわれたって困るよ
あたしは消えないしあなたも消えない
いまはまだ
放っておいたって消えるよ
そのうちにね
ためらえば流れ去る
山の石が緑の息をしている
やりなおしはきかないが
やりなおすようなことなどなにもない
この世には

銀河

陳黎 譯

「若無法抹除你，我就讓自己消失。」
你的說法讓我困惑：
無論你努力與否，
你我暫時都不會消失。
有一天我們會消逝的。
你一旦猶疑，
時間就流失了；
山上的石頭吐出綠色的氣息。
你無法重新來過。
此生無一事
值得你回溯。

いまにもうるおっていく陣地

夏草の暴力に囲まれたその廢屋を 見つけた時
だれもすんでいない、だから 踏み込むのを
ためらうが 入口の引き戸は握り拳ほど開いているよ
わたしたちは負けてしまう ほこりぎしぎし
はげおちた つちかべ いうまでもなく ゆきのくものす
だが 翠碧のそらを切り取る窓際の流し場の

蛇口は なぜか いきていて
ひねってもいっこう締まらず
つらら のような
みずのはしら立ちつづけ

オー、ワカッタ、コレハ湧水を引イテルノネ
建物の外側から窓ガラスをたたいて彼女は そう
おしえてくれる それから 物体のようなダンボールを
開いてみると なかに 口のかけたオカリナがたくさん
はいついて ミンナ置イテ ドコへ行ッチャッタノカナ
流れに沿う セリ 流れに そう クレソン 人は去り
ともかくも

あいをあいした痕跡が
かべいっぱい イコンのように
うめつくすはずれかかる

水際にあってこの家は植物になりかけるもはやその類の
ものだこうしたいいきづかいは こうした いきづかいは
(踏まなければいいが)
その瞬間、やっぱり気付かず 彼女は 落ちていた
楽譜の断片をやすやすと 踏んだ
グレーと金の音が散った

隨時潮濕的陣地

陳黎 譯

夏草の暴力圍繞著我們發現的廢屋
無人居住 我們於是躊躇不敢
入內 但門是開著的 拳頭大的縫隙
我們還是忍不住 灰塵作聲 土牆
崩落 蛛網不用說 滿佈如雪
然而 框住藍天的窗戶旁的水槽裡

水龍頭 竟然活著
我們試圖將之關上 它卻流不止
一道水柱站立
宛如冰柱

哦，原來它來自山泉！
她自屋外敲敲窗戶 對我說
後來我打開一個堅實的硬紙板箱
裡頭滿是缺了吹嘴的陶笛
他們丟下這些，到哪裡去了？
水芹 沿溪生長 人們
依舊離去

愛愛過的痕跡
佈滿牆面 聖像一般
填補行將鬆脫的空隙

這間水邊的房子慢慢變成了一株植物早就是
那類東西了 這樣的氣息 這樣的 氣息
(希望別踩到它)
就在那瞬間 她失察地 一腳踩上 一張
掉落地面的樂譜斷片
灰色和金色的聲音四下飛散

花蓮港、花蓮

二、築港

灯台はあたまから溶けて高さを
高さを 失くしていく
眼のなかで白さの
その白さの 面積が減って
港の水は徐々に退いて 水面は低さを
低さを求めていく 消えていた人たちが現れる
辞書を引く性急さで海浜は移り変わり
移り変わりを受け入れ
水平線は嘘偽りを飲んで変わらず
飲みこんでなお変わらずに
ただ眼のなかで保たれ ぱったり 閉じられる
ぱったりと 群青の本を閉じる
女はおぼつかない足取りで
時間と文字を編みながら 浜の道を
辿り すべての二枚貝を無理にこじ開け
開ける先から貝は増殖していき
みずからに増殖を許していき
果てのない行為に沈んで髪を白くし
後戻りはできない白さを知り尽くしていき
どうしてここにいるのか いたのか わからなくなり
新しく舗装された歩道にも 濡れるように なじんでいく
この土地では 人語があまりにもはっきりと
切り替えられ ためらいもなく入れ替えられて
首をかしげる 飛翔 急降下
(人の視界の外側へまわりこみ)
海鳥たちは首をかしげる

花蓮港、花蓮

陳黎 譯

二、築港

燈塔從頭上溶解高度
高度 慢慢消失
眼中一片白
那白色 面積漸漸減少
港水徐徐消退 水面往低處
低處求去 消失的人們現身了
像翻辭典般性急地海濱在改變
接受其改變
水平線像騙人般不管喝下多少水也不會改變
喝下多少水也不會改變
只在眼中保存此景 突然 關閉
突然 把深藍之書闔上
女子步伐不穩地走著
編織時間與文字 沿著沙灘
溯尋 將所有雙殼貝勉強扳開
從打開開始貝在繁殖
自身允許其繁殖
沉溺於無止境的行為頭髮變白
充分知曉這無法後退的白的狀態
為何至此 曾經在這裡過嗎 實難理解
新鋪設的步道 濕濡 彷彿走過
這地方 人們的語言太過清楚
轉換語氣時 也不用換氣
令人歪頭詫異 飛翔 俯衝
(旋繞至人的視野之外)
海鳥們也歪著頭

三. 石化

石切り場の匂いがする
大理石の匂いだ
とはいえ いま どんなかたちに
削られまた彫られているのかは見えない
石切り場の 大理石の 匂いが通りを通過する
だれにも指摘されることなく悠々と
それだけでよく それがすべて
突き出す鼻先の 背後で皿の音
受け入れてばかりの 皿 その音
おどろく鳳凰木 蟬 先を急ぐような自転車
空の片隅がにわかに石化しこぼって昨日の肩
肥った燕がまっすぐぶつかり 砕ける
暗闇のかけらが降ってくる
あ、と感想を述べてはいけない
空の石化を見とどけ
さらに地上へ及ぶのを見とどけて
まだ動く唇があるならば 声帯を差し出そう
取り上げられた声の葉を拾い上げ
海と山をひろげるつづきの頁に 挟もう

三、石化

聞到採石場的氣味
是大理石的氣味
雖然那麼說 現在 看不見
會被削或雕刻成什麼形狀
採石場的 大理石的 氣味穿過馬路
悠悠哉哉 誰也沒有指摘
只需那樣即可 那就是一切
伸出去的鼻尖 背後盤子的聲音
剛剛接受的 盤子 其聲音
吃驚的鳳凰樹 蟬 急速前進的自行車
在天空一角昨日僵硬的肩膀突然化做石頭
肥胖的燕子迎面直撞 粉身
黑暗的碎片落下
喂，可不可說說感想
看到天空化成石頭
甚且波及到地上
嘴唇還會動的話 就伸出聲帶來吧
拾起被拿掉的聲音的書籤
夾在 海與山連綿不止的書頁裡

四．歌

こどものころ親から習ったんだ、と
写真家が日本語で歌いはじめたのは 桃太郎の歌
車のハンドル握ったまま 赤信号では句読点を
打つように止まりつつ 胸いっぱいバリトンを響かせる
だけど きびだんご どんなもの？
なんで きびだんご くださいというの？
物語は忘れられ 意味も過ぎ去り 唄われるだけの歌
遠い過去に耳で捕獲した日本語を 披露する声に迷い
はなく
南国の並木は パンノキ ゴムノキ 両側ながれて
桃太郎がだれであろうと かまわない
ついてくる生きものが 犬 雉 猿 なんて であろうと
もうすぐ山に着く 山には 山の人たちが住んでいる
その人たちもまだ日本語をはなす 脳に染みついて
消えないからね 覚えてなかった わけではない
裾を川波に洗われるほぼ垂直の断崖を
岩燕 くすぐる 弧をえがく 啼く
こだまの底からゆるゆると山はたちあがり
墨色を濃くしつつ かたちを 近づけてくる
まばたきを またいで 増殖する山塊
互いの匂いを嗅ぎあてる

四、歌

是小时候向父母學習的吧
攝影家用日語開始唱的是 桃太郎之歌
一直握著車子的方向盤 遇紅燈像打逗號句號般
慢慢停頓 響起嘹亮的男中音
但 黍糰子 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要說 給我 黍糰子？
故事已被遺忘 意義也逝去 只是被吟唱的歌
從遙遠的過去用耳朵捕獲的日語 以毫無猶豫的聲音
披露出
南國的街樹有 麵包樹 橡膠樹 沿著道路兩側
桃太郎是誰 不要緊
跟隨著的動物是 狗 雞 猴 無論是什麼
已經到達山裡 山上 有原住民居住
他們也說日語 也許已深入腦中
無法消失 並不是想 將它記起來
溪流沖洗衣裾，幾乎垂直的斷崖裡
岩燕 搔人路肢般 畫弧形 啼叫
山從回聲的底層慢慢地站起來
墨色逐漸變濃 形狀 更加靠近
眨眼間 群山橫天繁殖著
貼近聞著彼此的氣味

この道はだれかの口へつづいている

抱えていたものは抜け落ちた
すっきり からになる腕のなか
その暗闇へつきつぎに
なげこまれる海と山、波、霧

月は平気でふとっていく
脈がはやくなる
わたしたちはたがいを
着てみては脱ぎ捨てる

鱗のあるもの まばたきせずに
毛、はやしたものたち夜通し走って
この夜を置き去りにする
口をあけて待っている

鹿の女

かざしにもその身をひそめえもの待つ
くるぶしは葦の波間に洗われて
あたたかな泥 ついとあめんぼ ゆがむ雲
鼻先でみえない壁をおしながら 鹿
背のうえに星ふり霜ふるその箱の
からだをたいらに運ぶ 鹿
あたしは鹿のうちがわにその鹿皮のうちがわに
はいり とどまり はしりましょう
あたしはあした矢をえらび弾をえらんでとんでいく
そのとき ひゅういと笛がなり
(ひとはそれを仕留めるといい)
(あたしはそれを抱きとるといふ)
いきもののながれのはてへひきずられ
地下にむすぶ水蜜の汗 ここがあたしの新天地
いきもののいのちのはてによこたわり
背のうえに よみがえる夏 草の音
ひゅうい ひゅういと 笛がなり
構えのなかに矢をえらび弾をえらんで駆けていく

這條路通往某人之口

陳昭心 譯

抱著的東西掉落了
臂彎裡已然全空
接二連三投入那黑暗
的海和山・浪・霧

月亮毫不害羞地變肥
脈搏加速
我們彼此
反覆穿脫

有鱗的 不眨一眼
有毛的 徹夜奔跑
而夜張開
口等候著

鹿之女

陳黎 譯

藏身於背風處等待著：
足踝被蘆葦的波浪洗著
暖泥 倏地飛過的水黽 歪斜的雲
以鼻推無形之牆 一頭鹿
背上一口箱子星與霜掉落其上
水平的身體 一頭鹿
我進入鹿的內部鹿皮的
內部 留在那兒 且奔跑
明日我將擇一箭擇一子彈飛行而去
咻咻的聲響轉成一支笛子
(他們稱之為打死)
(我說是抱走它)
被拖至生命之流的盡頭
水蜜之汗連結於地下 這是我的新天地
躺在生命盡頭的一個生命
背上 復甦的夏天 草的聲音
咻咻 咻咻的聲響轉成一支笛子
以此身姿我擇一箭擇一子彈奔馳而去



言叔夏

言叔夏，本名劉淑貞，1982年生。東華中文系、政大中文所畢業。現為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世新大學中文系講師。曾獲花蓮文學獎、台北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

摘自〈尺八癡人〉，《白馬走過天亮》

我看到馬戲班。馬戲班連夜流浪到我的睡眠，升起營火進行表演。我看到空中飛人不斷轉圈，從一個鋼索吊上另一個鋼索，咚一聲掉下來。我還是不知道他究竟發生什麼事，有沒有好好活下來。我看到獅子老虎都不斷地跳著火圈，那些跳都極富技術性，像遊樂場裡的旋轉木馬總是極輕易地跟上任何一種旋律當作奔跑的背景。然後我看到侏儒。整排的侏儒，站在河堤，一字排開都是同一張臉。我感到有點沮喪，但又同時感到一種神祕的力量。我想起在各種不同的地方，那或許是尋常酒館中最緘默的賣藝者整個晚上都拉著他的手風琴，或許不過是台北地下街拖著一條爛腿的乞丐因為獲得五元施捨而就極願意與你交換的一句耳語（多麼昂貴的五元啊我因此重新尊敬資本主義他使所有的秘密都藏在最卑賤的那裡），又或許是喫茶店早餐鄰座的陌生男子放下早報走過來敲敲你的桌面（他戴著令人困惑的蒼蠅大墨鏡），他們說：有沒有人跟你說過，我好像在什麼地方看過你？

但其實我只是一個人在這裡，在一個尋常傍晚的午寐中醒來，在更遠的荒地中被急速地遣送回來，回到生活。窗外是河堤，侏儒隊伍早已從夢中跑開，一哄而散，像另一個夢裡的花瓣不斷在離開它的圓心又不斷回來。我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讀陌生的書。書名好像是一句法語，唸起來像一隻鼻子，我唸著唸著就覺得自己變成一隻大象。但那句子從來不會把我變成大象，我知道只有聲音會帶我走得更遠，走過一個夢，甚至走回童年。我突然就二十四歲了，背起行囊搭乘一段便宜漫長的國道巴士進入一個城市，離童年的居地極遠，而且從不思考未來。一年之後在哪裡？在西藏？在巴黎？在東倫敦的貧民區聽一整晚的印度音樂，然後錢花光了再拖著沮喪的步伐回來。或許哪裡也沒有去，或許我一直待在這老舊河堤邊的一所小公寓，每日喝水使自己透明又繼續變成一棵樹木在夜裡旅行。作夢。作夢的意思有時候是：作夢。有人會說唯一能給我啟示的是我的夢，但我是如此討厭啟示這個說法不如說白費，我比較願意說我是一個布偶破了一個洞一邊行走就一邊從肚子不斷掉出棉花屑。那布偶極愛轉彎，那轉彎的弧度極美，那傾斜就是一種正確，那棉花屑，沿路不斷掉落就宛如秘密的雪。

摘自〈白菊花之死〉，《白馬走過天亮》

冬日房間，九號公路，校園裡一座又一座的塔樓，還有那不到高處，總看不見邊界的綿延草叢。你的大學時代。堅硬吧。堅硬。別老像個孩子一樣地哭。變老吧。變老。快快變老。從身體與心都強大起來。此後的將來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你日夜在讀書寫字的那張矮桌前提醒自己：嘲笑書裡的柔軟與淚吧。米蘭昆德拉。然後笑著把這本書全部忘記。林夕的詞，沒、沒有蠟燭，就不要勉強慶祝。

O說了什麼？你又說了什麼？你們所小心推演的真相，如果有真相的話，可以言說嗎？你步步為營，迂迴繚繞，你希望O也是。在抵達之前，請把我當作一個敵人來對待吧。在那個天光即將昏昧暗去的冬日宿舍，地壘的邊緣，你與O的最後一幕。天光暗去以後，房間一片漆暗。你看見O的嘴唇遲疑吞吐（我可不可以……）。傾刻間再熟悉不過的感覺自頭頂籠罩而下，壓得你的背脊一陣沉沉。你找不到語言給予這種感覺一個名字。你冷淡而承受，並且讓臉孔變得更硬更冰。但你心裡其實炙烈地希望O不要再說了。停止吧。停止。意義追討著語言，再追就要全都壞了。

最後帶回的只有花芯的刺。圓圓幾顆，鬼魅般纏掛在牛仔褲管上，像一枚印記。你離開那個一望無際的暗黑校園，遷徙，工作，唸書。研究所的生活空寂無聊，你一點也不在乎。不是嗎？你早已精密地計算過這一天的到來。你鍛鍊意志與心靈，過著贖罪般的修道院生活。絕情棄愛。那些讓人苦痛悲傷的情緒，那些拔高的尖銳與音頻，你在這偌大的繁華城裡搬過幾個地方，一路愈搬愈將那些細瑣抖落在路上。走吧，走吧，如同你年輕時的願望，走到一個沒有人認得你的地方。十年過去，你條地清醒，在新搬好的夜半房間裡，被夢驚擾。房間裡的家具物事在黑暗中漸次清晰了起來。你雙手環抱著自己，驀地驚覺，真真正正是一個人也沒有跟上來了。

唯有夢。夢魘日日纏繞在白日與黑夜的耽睡之中，帶你雲淡風輕地回去那個谷地。花蓮谷裡的夏日悠長，野菊花開得瘋狂而激張，像那個時期的某種標記與顏色。夢裡你在四下搜尋著什麼，卻無論如何也找不出來了。夢之將醒。夢裡的你猶有預感，愈發焦急而騷亂了起來。來不及了。誰來幫我找找看。它在這裡。它真的就在這裡。你想呼喊，然而空谷回音，整個縱谷山壁驀地朝你夾擠壓迫了過來。你感到恐怖，同時又感到一種不甘的委曲。醒來時天濛濛地亮了，枕上臉上溼了整片，分不清是淚還是汗。不，怎麼可能是淚或汗。你已如此誓言，你已如此誓言要永保此生乾燥，麗如夏花；你已如此誓言要以之抗拒匱欠與失去。整條整條的夏夜如水，就像當年。你只是淋漓地上岸。



董 恕 明

生於臺東的「一胞半」，父親是浙江紹興人，母親是臺東卑南族人。1989年臺東女中畢業，在大度山上東海大學中文系完成學士、碩士和博士學業。2003年夏天，返回家鄉，任教於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迄今。經常在臺東的藍天白雲下走路，偶爾走在飛沙細雨中也很不錯；非做不可的事雖然是寫東寫西，但從沒想過，卻很幸運能做到的一件事，是在2009年的秋天，和蔡盛通老師合作寫歌劇《逐鹿傳說》，這一個從無到有纏來纏去的過程，是如山如海的禮物，更是閃爍如星的紀念品。

相 容

有一朵雲，帶來了雨，雨滑下
綿綿的青山，刷洗濛濛蜿蜒的
長路，路是暗夜裡的回聲，鏗啾鏗啾

一鋤一鋤，一鏟一鏟，一筐一筐，土
吐出來的幽憤，嚼一嚼成腳下的道
有時安靜，有時喧鬧，似一頁頁飄落的牆
戍守一車一車無聲的仰望，埋進很深
很深的芋頭肚腹裡擦拭斑駁的心

歷史如夢一般醒來時，豬在吃草，草在
衝浪，浪在垂釣，釣一尾
雲，海一樣滾來滾去

2013/9/5-912

什 麼

一直往後退，如果這世界太髒，風雨的刷洗是太過或不夠？幹一幹一幹活的天地，總沉默著，有時忍無可忍便摸摸鼻子或考考古或和炸彈商量商量，怎麼可以不這麼幹！一排排起伏綻放的青春在灰燼中時飛時歇，分與不分，組都是祖是煮，是煮著煮著豆子鍋子就冷不防炸了

嘿嘿睡一覺，沒什麼了不起，不必高掛或倒吊的幻想一如經常埋在雨雪後的新春。而從不在乎向前向後，或走一步，跳兩步，再跨一大步的霧，總是在奔來跑去的字中迷路，有時抓不住的虛空在下水道裡流竄，攔不住的歷史是魚肉搶救不及的砲火，至於柴薪，一燒成鼓譟的荒蕪，始終等不到和忙碌摸黑的柴火聚首。這不停朝前

奔去的世界啊，會在那一條道上，抄起傢伙來幹？腸胃不適吃得太辣的一朵花，默默收拾起一尊劍拔弩張的佛趁它來不及轉身時，種下一顆小小的星，一呼一吸

2009—2012/10/12

選自《纏來纏去》（台北：新地）

和 諧

不知道放豬吃草，是不是如放風去飛？有時虛空這麼想想來想去不如去找一雙鞋，走一走

不知道青春年少從牧場成籃球場之後，那在大霧中迷途的獸，是不是自此便寂寞的不得了？找來找去，不如立地成磨，轉一轉

如鞋如磨如風的時間攤開被來聽到樹的呼吸，樹裏在裸露的雲中看著草潦草的穿衣吃飯寫大字豬在練功，風在吹

2013/2/20—5/3

說 史

有些草炸了開來，有些
草蟋著，有些草還在童年
有些草已老了，不知名的
大大小小的草朵上，無聲隱隱的
是痛還是夢啊？牧羊人靜靜
伴著羊兒吃草，草一截一截
滾進羊的肚腹，日日夜夜如
默默的歷史，有的營養
有的消化不良

2012/8/7

選自《纏來纏去》（台北：新地）

秋

世間的烽火從不曾為誰暫歇，而青春正在霜雪的
天地發芽，奮力拔高，彷彿群星垂下眼來，照見
盲者的行路。悠悠揚起的弦音，翻過重重的時光
盤桓在每一株低垂的稻穗上，歡歌如秋。

誰來的如此溫柔，如此輕盈，如無聲飄落的
葉，日日老去也漸漸長大，輕拂著歡樂的人們，
醉臥在他的懷裡酣眠，如夢如詩如酒的豪壯！
閤上暗夜翻開黎明，獵人的慄悍和動物的逃竄
在山林田野間交織著生的歡愉，死的憂傷，秋是

一滴淚，在睡眼迷濛的曙光中醒來，歌唱這
世界啊，請彎下腰來撿起那朵未歸的雲，回家
療傷，彷彿只是在身上作畫

2008/12/4—5—2012/10/11

選自《纏來纏去》（台北：新地）



劉 春

劉春，詩人、評論家。1974年10月生於廣西荔浦縣。出版過詩集《憂傷的月亮》、《幸福像花兒開放》，評論專著《朦朧詩以後》、《一個人的詩歌史》等著作。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理事、廣西作家協會理事、桂林市作家協會副主席。現居桂林。

早晨的朗誦

朗誦和聽故事，是她每日的功課，
她捧起書，你能感到清晨是屬於她的；
她說：「春天來了，河流漲水，百花盛開。」
你的心開始柔軟，眼前升起花園。
而黃昏將出現小白兔和小羊羔，
或者無數隻小蝌蚪。
她的要求很低——
小白兔在冬天不能被凍著，
小羊羔不會被大灰狼吃掉，
小蝌蚪找到了她們的媽媽。
我一度認為，這樣的生活單純而美好，
而走出家門之後，我就改變了想法，
戴上面具，不由自主地俯向塵埃。

請原諒我做一個怯懦的人

請原諒我做一個怯懦的人
不申訴，不辯解，不高聲叫喊
不斜視，不抗議，不因愛生恨
請原諒我一再降低額頭的海拔
面帶微笑，甚至有些諂媚

請原諒我做一個自私的人
有人在公園行走，被尖刀抵住喉嚨
有人晚飯後散步，被搶去錢包
有人吃了上頓愁下頓，有人失去了工作
我看在眼裡，隨之把頭扭開

請原諒我做一個冷漠的人
還有人「躲貓貓」，有人打死法官
有人去檢察院轉了一圈就出來
有人從此消失
我認識他們，卻不露真情

請原諒我做一個健忘的人
曾被上級要求學習，被親人管得太緊
被朋友揭發，被外人代表
而我藏住自己的胃、心，和膽
像初秋的大地藏住內心的河流

現在，母親在廚房忙碌，父親在咳嗽
妻子數著越來越少的獎金
孩子在地板上歡樂地遊玩
我是否還能安靜地寫字，是否會繼續說——
請原諒我在黑暗中沉默，像一具乾屍？

我寫下的都是卑微的事物

我寫下的都是卑微的事物
青草，黃花，在黑夜裡飛起的紙片
冬天的最後一滴雪……
我寫下它們，表情平靜，心中卻無限感傷
那一年，我寫下「青草」
鄰家的少女遠嫁到了廣東
我寫下「黃花」
秋風送來樓上老婦人咳嗽的聲音
而有人看到我筆下的紙片，就哭了
或許他想起了失散已久的親人
或許他的命運比紙片更慣於漂泊
在這座小小的城市
我這個新聞單位的小職員
幹著最普通的工作
卻見過太多註定要被忽略的事情
比如今天，一個長得很像我父親的老人
沖進我的辦公室
起初他茫然四顧，然後開始哭泣
後來自然而然地跪了下去
他穿得太少了，同事趕緊去調空調的溫度
在那一瞬，我的眼睛被熱風擊中
冬天最後的那一滴雪
從眼角流淌出來

卡夫卡

還有什麼不能被展覽？還有什麼
不會被吃掉？我在籠子裡撕我的身體
圍觀者在籠外啃他們的良心
我的胃在冒火，而他們比我更饑餓

這是命，時代的肺結核
感染上面目模糊的祖國。再也沒有什麼
值得討論的了，結果早已被商定
廣場上，鄉村醫生對人群舉起了針筒

我曾用十年的光陰構造一個國度
它的骯髒與黑暗、它的光明與嚮往
它許諾過自由，而現在它在咳嗽——
開往紐約的列車停下了引擎

如果留下，我可以做一個稱職的保險公司辦事員
（但做不了合格的兒子與兄長）；如果
要成為一個「人」，那麼只有先變成甲蟲
在被遺棄之前，自己流放自己

而我需要的不是食物，不是藥劑，是一場審判
秋風中舞動的心，需要一個解釋
人變成甲蟲算得了什麼？
甲蟲變成人，這世界才會睜大它的眼球！

「燒掉這些不合時宜的紙張吧，
更不要為它們添上結尾。」這是
倦怠者對現實的否決，是普通公民的嘗試——
他是否有資格支配自己的一生？

一個俗人的早晨

從樹林邊走過。在清晨
我聽到樹木在交談，它們的呼吸
輕柔恬淡，如果是冬天，我會幻想那是它們身上
飄落的白色羽毛
而這是五月，天氣狀況已允許市民穿著單衣
我因此有了閒情。
我原以為它們是一個群體
靠一些理想、一些謊言相互取暖
霧氣中，輪廓逐漸清晰
最後，我看到它們的樣子：清瘦、獨立
仙風道骨

一個俗人無權在這個純潔的早晨說話
像山裡的孩子看到狐仙
發不出一絲聲響。
有時候，我也會學著樹木的模樣
靜靜站立，想成為自己
而大地看出了的破綻——
只需一點壓力，我的腰身就會不由自主地彎曲
只需一點誘惑，我的體內就會伸出無數隻手指



陳義芝

陳義芝（1953-），生於臺灣花蓮。1972年開始寫作。高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曾任聯合報副刊主任，現任臺灣師大國文系副教授、中華民國筆會祕書長、國語日報董事。出版詩集《青衫》、《新婚別》、《不能遺忘的遠方》、《不安的居住》、《我年輕的戀人》、《邊界》、《掩映》及散文集《為了下一次的重逢》、《歌聲越過山丘》等二十種。曾獲時報文學推薦獎、中山文藝獎新詩獎及散文獎、榮後基金會台灣詩人獎等。詩集有英譯本The Mysterious Hualien (Green Integer)、日譯本《服のなかに住んでいる女》(思潮社)、《臺灣現代詩II》(國書刊行社，與焦桐、許悔之合著)。

寂靜聆聽

我在深山的藤蔓間迷路了
不是深山，是銀河
我在岩洞的青苔間迷路了
不是岩洞，是海溝

林叢中有什麼聲響啊
是窠巢中破殼的蛋嗎
天空中有什麼聲響啊
是蕈菇撐開孢子的傘嗎

松果快要滾落了
花蛇快要爬遠了
蒼鷹快要不見了
閃電快要逼臨了

你的肌膚揚起漫天細雨
聽垂下的髮在說著風的話
聽風在說著暗泉的話
聽暗泉在說著蕨草的話

熔岩在地心發出一吋吋
回聲，像汗毛的顫動
光暈的擴充，天亮前
鳥雀在無邊的寧靜中喧噪

彷彿一群群野牛撞入山谷
成為馴鹿，一次次驚呼
穿越藤蔓的縫隙
青苔凝結了一顆顆水珠

1.

你匆匆步履的風中
有我的眼神
環繞吹過平原稻穗的光

我匆匆步履的雨中

有你的回音
響著故鄉屋瓦不變的叮嚀

2.

我們從小路走向大路
小小的村莊沒有大路
我們從樸素的矮房移居華廈
小小的村莊沒有華廈

我們在城市中飄泊已久
小小村莊伸向黑夜的路途
也在飄泊

3.

你願走在我右邊嗎
你願坐在我左邊嗎
你說，你是我現在的鄰人
我說，我是你過去的同鄉

你在每一條大街隱去

我在每一條小巷找你

4.

是誰夜夜夢著藍色的大海
沙粒在滾了邊的海岸
窸窣窸窣地耳語

偶然的琴聲從樓上傳來
無風的午後，斜長的秋光
渴望回到年輕的海岸

5.

我住的大廈是一片直立的田園
三樓的欄杆有採菊的籬笆
五樓的陽台種滿油菜花
七樓的窗口飛來一群綠繡眼
十一樓的屋頂有牛羊吃草
樓下一群人仰著頭看
我在雲端，他們在我夢裡

6.

這高樓
像你灼人的眼睛
一樣挑釁

新世界像一扇門

像你，微微張著
火熱的唇

7.

在一個虛擬的房間上班
在一條虛擬的公路開車
在一個叫雲端的倉庫儲藏貨物
擁有未曾謀面的員工五人

別人有的他也有
這世界沒什麼變化，他覺得

夢 杜 甫

與你同遊
在風煙飄搖的溪谷
山路攀爬的峰巒
在夢中，我與你同遊

你是青山拔地而起
我是飛入青山的歸鳥
你是青空不見邊際
我是激揚青空的浮雲

在高出蒼穹的季節
高過群山的絕頂
我與你揭去夢的貼布
展開盛唐的版圖

然而沒有山河可眺望
只有干戈的曠野在泣血
沒有親人的肌膚可取暖
只有寒涼的一勾月獨看

不見曲江池畔的麗人
只剩千村萬落的荊棘
十年困頓的長安你當過八品參軍
天寶亂後的長安你一路顛沛流亡

一條阡陌跨過一條阡陌
一群傷兵帶著一群傷兵
失去家園的炊煙到處是野鼠挖穴
失去故人的訊息到處是鴉鴉狂鳴

你只好去住草堂
親近梁燕和水鷗
你只好去登高樓
悲憐秋晚多病的長江

夢裡的菊花不斷驚呼在道旁
夢裡的白骨總是沉睡在戰場
孤舟像天地間的淚啊沒有家
白髮的詩人遙想京城，漂流在江上

• 2013

南 浦

• 贈石坡黃光男 •

那是我們同來還是
要共同歸去的村子
雨水剛停
晚霞照亮你引水的荷池
一隻白鷺靜靜飛進林子裡

天暗須開燈
不飲酒非關身體
不知為什麼我盡對人說些
忿懣不平的話
不過一個土窪能困住誰
一杯冷茶既隔夜
就不必再去喝它

莫再入市行險路
雨水停了剛好
晚霞照亮你從來的小溪
畫筆是舟楫最安穩
載你到清歌遼闊的江面

不論麻雀嘰喳些什麼
但知心在的地方
才是家
你看暮色中那班弄潮的
人還未坐定船鼓已催響
不如歸去我們
是草上的風

• 2009



盤妙彬

盤妙彬，1964年11月（農曆）出生於廣西岑溪縣，1982年9月考入廣西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習，1986年7月畢業獲文學士學位。主要從事詩歌寫作，作品入選《中國新詩百年大典》等數十詩歌選本，著有詩集《廣西當代作家叢書·盤妙彬卷》，現居廣西梧州。

美如繁花之敗

星期天

微微湖風是心上人，在，又不在

玩牌於樹下，幾近於頹廢，又美如繁花之敗

花有壯美的身體

是我看到的

雲朵自在，在天空養馬，築自己的寺廟

是風看到的

望盡藍色的湖水，喜馬拉雅山南麓還在很遠很遠的路上

牌在手上歇息

繁花在水敗的途中停頓

見 證

斜坡上望去，一艘黑色鐵船從枝頭駛出
抵達另一棵樹的頭頂
過程是落日，和落日之後的微紅
它們比鐵船還要慢

手拿利爺的幾個人
把兩棵樹砍倒
沒有自由主義晚風的吹拂
黑色鐵船到了公海

時間越來越陡，快等同於
漁村炊煙的垂直
放學的孩子從上面滑下來
歡樂是有長度的，比如兩棵樹之間

沒有更多的比喻把斜坡支撐
它把漁村傾倒入海
坐在斜坡上的那個人
他起身，他把身上的光芒收起

就像一艘黑色鐵船，航行，航行
見證最後一列火車從岬角入海
他已疲倦
他接近於大海裡的一根針

屋 頂 上 的 火 車

烏鎮的屋頂浮現鯨背和大海，送來風暴和草原
那年我十五歲
火燒雲滿天，一列火車在天邊路過

我偷偷把烏鎮搬上火車
在天腳嶺下，大河彎曲，魚鱗的瓦片閃閃，炊煙生藍
初中放假
青石板上一團風一團風的小孩在追跑
河裡美人出浴
我坐在傍晚七點的地方

讀小說，發呆，長大的魚從小鯉到大鯨
飽滿的十五歲提前上了車

和十六歲的誰一起
火車過了廣西的屋頂，火車跑在大海的屋頂
火車在少女的腰上轉了個彎

一夜春風

過江去找春風的那個人
昨夜返回我的身體
一陣窗簾動，翻牆入戶的聲音從輕微到大膽，他換了我
他坐在書房閱讀到深夜
他穿過走廊，到廚房倒掉藥渣，洗淨瓦罐

早晨，天空搬淨了石頭
一江春水換了身體，又是初一，我把這事告訴了菩薩

吃了一夜春雨的香樟
從新婚之夜剛剛睡醒
它站在窗外，靜靜望著我的臥室

山楂樹開花

一棵山楂樹開滿白花
在幾萬棵其它樹中它愛著自己，表白，表白，遇到打柴人
坐到樹下，放下的柴刀，佛一樣

轉過幾個山
一個山窪裡幾百棵山楂樹在一起開花，沒有其它樹
枝頭上是白花，落地上是白花，沒有一張葉子
它們愛著自己，表白，表白，其實是燃燒，燃燒
火中燒出白瓷
或者火中打出柴刀，放於一旁，佛一樣

愛在今天，明天，第五天，以後的時間交給佛
以後長出的葉子會有自己的主張



孫梓評

孫梓評，1976年出生於高雄。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畢業。現任職《自由時報》副刊。著有詩集《如果敵人來了》、《法蘭克學派》、《你不在那兒》、《善逝饅頭》。

暴力的幸運

1

你是靜靜小湖泊
我鹿過
揭穿一些苔痕

2

霧濃的床
獸負傷逃逸
他為自己掙得一顆心

3

暴力的幸運
電車在夜裡對稱
往前，成為螢

分類作業

我們派最美的人偷東西
我們派強壯的人從樓頂墜落
我們派幽默的人默誦哀歌
我們派青春的人接受囚禁
我們派傷心的人傷害別人
我們派貧窮的人善待貧窮
我們派憤怒的人邏輯重考
我們派有空的人吃糖果
我們派真正的人重生

使 景 遷

抱歉是這樣的私人時刻
我卻擦身過你的日常
像個匆忙的觀光客
原諒我好嗎，我忙著愛人
忙著吸吮世界的蜜
在「將要」和「意志」難分的瞬間
能使不消失的方法太少
唯有繼續相信
直到相信將我吞噬

「愛就是生著一樣的病」
我又忙著從熱度中退卻
像一塊迷路的冰
而後，才能在那樣公開的時刻
學習盲眼獨裁者
大聲說出律法和囚刑
在不可知的移動溫泉裡
浸入你的地址

置 身

蹲下去再站起來
坐著然後離開
簡單的問候語倒裝
人稱割破熟悉的手
電梯反覆聲援不相關樓層
字體爬滿眼睛
晴朗漸漸露出疲態

情節偶然失效
聲音把夾克的早晨脫下來
穿過默禱與怒罵的空隙
玻璃是最後的堅固
我因而覺得非常厭倦
床的蛋糕上面
你如何置身事外？

空 旅 行

舊金山很舊嗎，上海是哪一座海？
我從青康藏書房開始散步
天空是平行的雲林
左邊是德里，右邊是馬德里
前面是巴基斯坦，後面是巴黎
走累了，就把雙手伸進遙遠的青森
將一顆蘋果對半剖開。

小樽和小港，孰小？
多倫多和薩爾瓦多，誰多？
我騎著羅馬，仰光
想起花市買來的那株德黑蘭
擱在仙台上
是否盛綻猶勝米蘭？

鹿特丹有鹿嗎，慕尼黑是哪一種黑？
我坐在挪威的森林，靠窗
翻開手中的里斯本
喝著牙買加，邊揣度誰將嫁給
特拉維夫，或是武漢。
還思索明日晚餐：
漢堡以及聖彼得堡（都是直火炭烤）

又一個宿霧之夜
輕聲馴服眼中
嚮往成為地球的地圖：
誰來赦免我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楊小濱

楊小濱，生於上海，耶魯大學文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國立政治大學等研究與教授職務。曾為《現代詩》、《現在詩》特約主編，《傾向》特約策劃，中國教育電視臺《藝術爭鳴》欄目主持人、策劃。著有詩集《穿越陽光地帶》（獲現代詩社「第一本詩集獎」）、《青春殘酷漢語·詩歌料理》、《景色與情節》、《為女太陽乾杯》等，理論和評論專書《否定的美學》、《歷史與修辭》、《中國後現代》、《語言的放逐》、《迷宮·雜耍·亂彈》、《感性的形式》、《欲望與絕爽》等。近年分別在北京和台北等地舉辦個展「後攝影主義：塗抹與蹤跡」，並出版觀念攝影與抽象詩集《蹤跡與塗抹：後攝影主義》。

憤怒鳥主義

不捨身很難，鶻鶻在美景中
令人心碎，也能聊博一笑。
憤怒沒理由。

天氣好就打仗，烏鴉掉落
就變一場病。比起子彈
微笑總是更像合謀。
死也要叫春。

換一種喜鵲驚弓還是鳥樣。
丟三拉四之後，亂槍
近乎亂倫，揍出更多敵人。
羽毛美得無用。

奮勇始於歡樂，逗弄鸚鵡
便橫眉怒目，灑一地冤魂。
却是滿肚虛無。

女銀行物語

紙幣嗚嗚，皺起腰說
把我卷成晚霞吧。
故事被翻紅浪，股市
露出腳底，踢出白花花。

白花花裡有白茫茫，
雲端會掉下萬人迷嗎？
女元寶笑答：那就用
口袋的叮噠聲給我當密碼吧。

密碼把子宮鎖住，儲蓄
長成老胎兒。沒有一張卡
可以打開女提款機。
她撇嘴：讓我洗完錢睡吧。

睡在小數點邊上，女經濟
出落成新娘，在紅包底下
藏好初夜。她發愁：
把我疊成捅不破的紙吧。

後事指南

我剛死的時候，他們
都怪我走得太匆忙。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死，
忘了帶錢包和鑰匙。
「一會兒就回來，」
我隨手關上嘴巴，熄掉
喉嚨深處的陽光。

我想下次還可以死得再好看些。
至少，要記得在夢裡
洗乾淨全身的毛刺。

後來，我有點唱不出聲。
我突然想醒過來，但
他們覺得我還是死了的好，
就點了些火，慶祝我的沉默。

大爆炸指南

宇宙在哪呢？宇宙不見了。
剛才我還在口袋裡摸到它。

宇宙有時候不乖，就捏在手心裡。
我捨不得送人的宇宙。

讓它無限膨脹，出洋相，這樣
宇宙就更自以為了不起。

它笑了，宇宙它居然笑了。
這是一個什麼世界啊。

我閉上眼睛，宇宙就籠罩我。
我一張嘴，宇宙會唱起來。

我恨它，就像恨我的影子。
天空暗下來，我開始懷念它。

宇宙真的不見了，是掉在了路上？
一回頭，宇宙爆炸了。

賓至如歸指南

他抱著廚房說再見。
他一邁步，門外琴聲如訴。
他登樓俯瞰客廳風景。
他擠在牆角數蜘蛛。
他爬到床頭，拔不出康乃馨。
他渾身笑容貼滿了紙幣。
他嘀咕，美夢能否養活在魚缸裡。
他從鏡子裡瞥見身後的自己。
他把搖椅擺成屁股的形狀。
他舔乾淨每一扇窗戶，遠望。
他散發浴缸的氣味。
他躺進壺底試水溫，把茶葉當睡蓮。
他打開嘴，空無一人。
他為臉色挂到牆上而鼓掌。
他跳進晚餐表演辣度。
他囫圇吞下摘除的燈光。
他痛毆電視，直到車禍降臨現場。
他用易拉罐托住天花板。
他說這就是視死如歸。



鍾文音

鍾文音，1966年生，台灣雲林人，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畢業，曾於美國紐約藝術學生聯盟研習油畫創作兩年。曾任電影劇照師、場記、記者，自2000年專職寫作至今。曾獲吳三連文學獎、聯合報短篇小說獎、聯合報散文獎、中國時報短篇小說獎、長榮旅行文學獎、華航旅行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等，已出版二十幾本作品。並有日文、英文等譯本。現為東華大學創作所駐校作家。

家族照相簿

年輕與黃昏

在這個家，若追溯更早更早的時光
那麼貓貓原本應該是排行老四
有個嬰孩就過世的哥哥
所以她的排序就往上跳
她出生在一間祖傳老厝的黃昏時刻
那種要亮不亮的冥王時刻後來成為生命最畏懼的時間點
她叫黃昏
名字注定出生就老成
不像她的姊姊，
親愛的姊姊，
她是屬於年輕的，貓貓知道，
她就是踏入墳墓也還是年輕
貓貓是黃昏
而姊姊年輕

春聯

六畜興旺總是被貼到貓貓的房間
山珍海味總是被貼到哥哥的房間
招財進寶只總是被貼到阿嬤的門
滿 總是被貼到父母親的房間
貓貓偷偷換過來
六畜興旺回到豬雞圈的木門
山珍海味回到冰箱的白色門
招財進寶回到父親的木頭門
滿 回到總是空空的米缸外

致父親 之一

在森林的他
沒有芬多精
只有菸味瀰漫在潮濕的衣物裡
多少菸草被吸進他的寂寞胸腔
比一座森林還巨大
比給貓貓們的愛還多
菸是他的好朋友

夜晚到來，米酒頭就要上場
遺忘寂寞
把夢浸漬在米酒大海
開出的花都是酒國名花
挺進長浪的異鄉水手
帶著島嶼的農田氣味

致父親 之二

我只能
在你身影的背後瞧見你的夢
那是一個你和另一個我的故事
我曾在黑夜中掀起你的夢多回
問你問你 你在何方漂流
你開始縮小縮小
幻成五歲的我 在我的懷中睡著

父親 我摯愛的孩子
在陽光還沒曬傷你發亮的額前
你且不要從我的夢裡醒轉
黑夜因你而漫而長
我因你而睡而不醒
我們只在黑夜的夢裡相見
且搥打自己那老掉牙的疼痛
經年累月的疼痛
流離失所的傷痕
是你寄在我身上的東西
你什麼時候才要來取走
換一個像父親——
如山如海如你的情人給我

致 母親的復活曲

死神卡在我的浴室下水道
我把祂拖出時
祂全身傷痕
卡滿了我的一團團烏髮
烏髮繞頸
祂呼吸困難睜著如逝者的目光瞪著我的冷漠
冷漠伸出溫柔的手撫觸 鬆開纏髮
將慢慢落陷成一抹陰影的祂丟進馬桶沖掉
我謀殺了死神 以髮絲編成的行刑工具
我雙手濕淋淋地在鏡前爬梳已然溫順的長髮
等待長髮在下一個約會閃閃亮亮
約會對象看不出我的髮絲是美麗的謀殺者
髮絲在我肩頭甩動時光陰謀
我把刀切向五分熟牛排
並對約會對象微笑
知道他過了午夜十二點會想謀殺我的慾望
而我還沒決定是否要成為手上被切的牛排血流五分熟

五分熟裡有張母親的臉孔 白髮的母親在沙發椅上打盹
我的黑髮想念起母親的年經
黑髮的母親進入陌生賓館的身體
是否仍在夢裡打擾著她年老的平靜帝國